

41910

教科書文庫

4
820
41-1921
20000 65668

Kodak Gray Scale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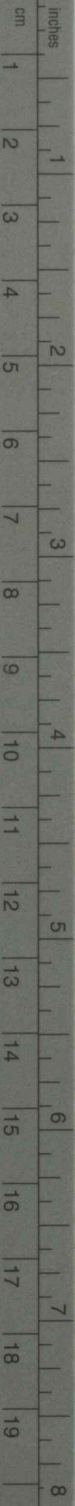


© Kodak, 2007 TM: Kodak

Kodak Color Control Patch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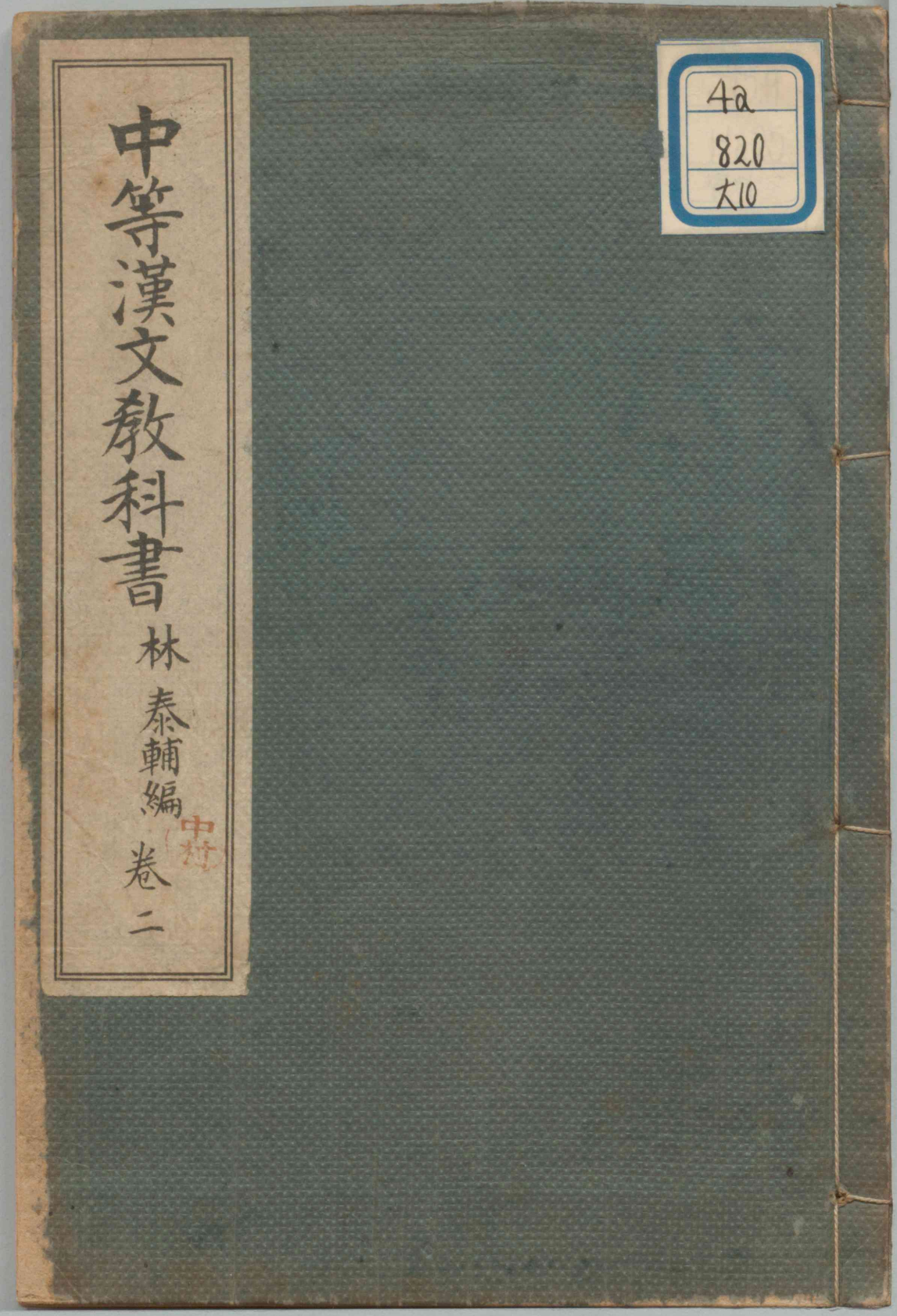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 Kodak, 2007 TM: Kodak



4a
820
大10

中等漢文教科書
林泰輔編
卷二



42
820
大10

資料室

文學博士林泰輔編

中等漢文教科書

東京株式會社三省堂



中等漢文教科書卷二

目次

一	和氣忠烈	本朝蒙求	一
二	君臣有義	會澤安	四
三	呼和氣公者一再	小山朝弘	四
四	和氣公織像記	土屋弘	五
五	賴山陽	國史略	八
六	源義家	日本外史	一〇
其一	好男子未知兵法		一〇
其二	鳥亂者伏也		一一
其三	月明吹笙		一二
其四	燒營取媛		一三

目次

七	八幡公	賴	襄	一四
八	八幡公過勿來關圖	野田	逸	一五
九	格言三則	星野	恒	一六
一〇	牛盜人	土屋	弘	一九
一一	觀後樂園記	日本外史		三三
一二	重盛諫言	藤田	彪	二六
一三	忠孝無二			二七
一四	格言三則	關場忠武		二六
一五	白虎隊	日本外史		三〇
一六	宇治川之戰			三三
	其一 池月磨墨			三〇
	其二 使公喪二良			三三
	其三 馬條慢矣			三三

一七	鐵牛	近古史談		三五
一八	一路手鎧	本朝蒙求		三七
一九	頭尾爭雄	土屋	弘	三六
二〇	鴨越	日本外史		三九
	其一 急襲必勝			三九
	其二 一鞭而下			四一
二一	題常磐抱孤圖	梁川孟緯		四三
二二	屋島之戰	日本外史		四三
二三	了伯聽平語	近古史談		四五
二四	決死于文學	角田	簡	四七
二五	格言三則			四九
二六	時宗殲元兵	日本外史		四九
二七	蒙古來	賴	襄	五三

二八	筑紫紀行	大八洲游記	三五
二九	楠公勤王	日本外史	五
	其一 木從南楠		五
	其二 天子在不可死		五
	其三 威振京畿		六
三〇	義貞陷鎌倉	日本外史	三
三一	義顯義烈	本朝蒙求	六
三二	北越紀行	大八洲游記	六
三三	湊川之戰	日本外史	七一
三四	題楠公訣子圖	賴 襄	七五
三五	宿生田	菅 晉 帥	七五
三六	四條畷之戰	日本外史	七六
	其一 朕以汝爲股肱		七六
	其二 北向而斃		七七

三七	格言四則		八〇
三八	嚴 島	大八洲游記	八一
三九	嚴島之戰	日本外史	八四
	其一 仗大義討賊		八四
	其二 貽書指陳順逆		八六
	其三 天助我也		八九
四〇	大久保彥左		九一
	其一 佳 謔	近古史談	九一
	其二 剛 直	昭 代 記	九二
四一	甲越之戰	日本外史	九四
	其一 擊斫信玄肩		九四
	其二 前逼信玄麾下		九七
四二	題不識庵擊機山圖	賴 襄	一〇〇
四三	春日山懷古	大槻清崇	一〇〇

四四	武田信玄	大槻清崇	一〇一
四五	川中島	大八洲游記	一〇二
四六	稻葉一鐵	近古史談	一〇四
四七	桶峽之戰	日本外史	一〇五
四八	信長勤王	日本外史	一〇八
四九	本能寺	賴襄	一一二
五〇	秀吉大志	日本外史	一一二
五一	白石抱負	板倉勝明	一一三
五二	聚樂行幸	日本外史	一一四
五三	格言五則		一一六
五四	花房職之	近古史談	一二七
五五	豐公征韓	日本外史	一三〇
五六	寄題豐公故墟	荻生茂卿	一三四

五七	政宗遣使羅馬	齋藤馨	一三五
五八	林子平	齋藤馨	一三六
五九	德川家康	日本外史	一三六
六〇	日本刀	阪田丈平	一三〇

中等漢文教科書 卷二 目次 終

中等漢文教科書 卷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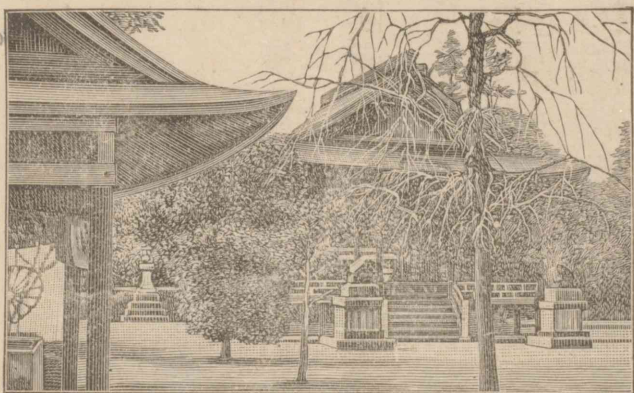
一 和氣忠烈

本朝蒙求

道鏡 貞節 忠烈 臣節 忠烈
 姓弓削。河內人。
 寶龜三年死。於
 下野配所。
 神教
 宇佐八幡宮之神
 勅也。
 宇佐
 在豐前宇佐郡。
 宇佐神社在其
 南部。

和氣清麻呂、備前藤野郡人。爲人抗直、有不可奪
 之節。稱德帝寵僧道鏡爲法王。道鏡竊畜不臣之
 志。太宰主神中臣阿曾麻呂希旨、矯神教曰、道鏡
 踐帝位、則天下太平。帝乃命清麻呂詣宇佐、受神
 教。臨發、道鏡按劍瞋目、睨清麻呂曰、大神欲使我
 即位、事之成否、決于使者之一言。汝使我得所欲

伯夷
支那殷末周初賢人。武王伐紂，不食周粟而死。



護王神社

得則授汝太政大臣。如違我言，則誅滅立至矣。既出，有路豐永，謂清麻呂曰：道鏡登天位，吾何面目事之。吾將與二三子從伯夷而遊矣。清麻呂感憤，矢死而往。詣宇佐，默禱終夕，還奏于朝。曰：神憑臣，曰：我國家開闢以來，皇統一系，君臣之分定矣。道鏡何為者，敢覬覦神器，大逆無道，罪不容于誅矣。帝默然。百

伯夷
支那殷末周初賢人。武王伐紂，不食周粟而死。

岡(岡)

悔悟

梅雨

侮辱

藤原百川

宇合之子。參與政務，有功。寶龜十年薨。年四十八。

員外介

大寶令所定以外之職官也。

護王神社

始在高雄山。明治十九年移京都上京區烏丸通下長者町。

官失色，兩手握汗。道鏡大怒曰：清麻呂矯神教，欺罔朝廷。改姓名，別部穢麻呂，流于大隅。潛遣人殺之于途。俄雷雨晦冥，受命者猶豫，會勅使來赦。參議藤原百川愍其忠烈，割封戶與之。光仁帝踐祚，竄道鏡于下野。復清麻呂姓名，召還之。明年復本位，為播磨員外介，遷豐前守。延曆中，至正四位下。十八年薨。贈從三位。嘉永中，孝明天皇追賞其忠烈，贈正一位，賜號高雄山祠。曰：護王大明神。明治七年，改號護王神社，列別格官幣社。

晦冥。 悔悟。 梅雨。 侮辱。

幣帛—弊害—蔽塞 工廠—高敞

會澤安、號正志

齋。水戶儒者。文久三年歿。年八十二。

君禮臣義

二 君臣有義

太陽照六合 赫赫萬古明 大塊千萬里

煦暉育群生 三器傳皇統 君臣正其名

日胤承天位 歷々至今榮

會澤安

三 呼和氣公者一再 小山朝弘

河野通桓下野人。其先出自伊豫河野氏。嘗謂。往昔元弘建武之際、河野氏舉義於南海、勤王之功

小山朝弘、字遠士、號春山。下野真岡人。明治二十四年歿。年六十五。

藥師寺

在下野國河內郡藥師寺村。今安國寺龍興寺其舊址云。

土屋弘、號鳳洲。

和泉岸和田人、現為東洋大學

西陣

在東京市上京區。機業尤盛。

千載著稱。為之後者、不可不繼承其遺志也。一日從外祖遊藥師寺。寺距本村一里許。僧道鏡遷謫之處也。通桓見一小邱、問外祖曰、何墳耶。外祖曰、所謂道鏡墳也。通桓勃然瞋目、大罵曰、咄、兇禿、汝何辱皇家之甚也。因遙拜西方、呼和氣公者一再、泣曰、賴有公耳。其忠烈嫉惡、蓋出於天資。

四 和氣公織像記 土屋弘

我邦工藝、以京都為最。京都工藝、西陣居首。而以綴錦著名海外者、為川島甚兵衛。少立志從業、綴

機軸

事物之組織方法

矜式

謂敬守其法則

也

右京

古昔京都朱雀大路以西之稱

民部卿

民部省長官

匪躬

不顧一人利害也

義田

置田若干以其所得供救恤之用也

弘文院

清麻呂之子廣世繼父志設之私宅本邦私學之嚆矢也

置田若干以其所得供救恤之用也

織、研、精、其、技、後、遊、佛、國、大、有、所、得、遂、參、之、本、邦、織、法、出、一、機、軸、選、為、帝、室、技、藝、員、曩、者、余、承、乏、知、事、於、此、都、既、而、府、廳、新、築、告、成、余、夙、欽、和、氣、公、風、節、因、欲、揭、公、像、於、廳、壁、以、矜、式、甚、兵、衛、聞、之、齋、戒、凝、思、綴、織、公、像、以、納、焉、觀、之、衣、冠、儼、然、神、采、射、人、其、巧、緻、精、妙、使、人、驚、歎、不、措、於、是、甚、兵、衛、囑、余、為、之、記、按、史、公、右、京、人、仕、為、民、部、卿、兼、中、宮、大、夫、為、人、抗、直、有、匪、躬、之、節、歷、事、稱、德、光、仁、桓、武、三、帝、練、達、庶、務、尤、明、故、事、嘗、闢、義、田、永、充、振、給、又、創、弘、文、院、以、教、子、弟、因、謂、其、為、造、宮、大、夫、也、經、營、此、都、其、勞

啓(口)迪

開發教導也

懋(心)

盛大之意

誰不

罹(網)



和氣公織像

必多矣。其為民部卿也。獎勵工藝。其績必偉矣。其闢義田。創弘文院。救恤貧民。啓迪後學。其功必懋矣。果爾則凡住此都者。莫不皆浴公惠。而今日西陣工藝。隆隆振興。其名播海外者。蓋亦不無所自。况至其大節煌煌。烈烈感神。祇護國體。則海內臣民。誰不欽仰。崇敬之哉。甚兵衛曰。允然。請以此為記。綴織別製一幀。以副像。既而罹病歿。其

襲(衣)
嘉(口)

子某襲稱甚兵衛繼成父志此亦可嘉也嗚呼自
今爾後參廳者仰瞻公英姿俯思公功德則其感
奮更何若也而裨益於世道人心固不鮮少是知
事所當務矣遂書以爲記

五 賴 山 陽

國 史 略

賴襄字子成通稱久太郎號山陽外史安藝人賴
惟完之子爲人高顴蹙眉眼采炯炯望之有威常
以氣節自持未嘗屈己隨人其去國誓曰已不能
仕父母之國不復着朝服見貴人文政六年買家

賴惟完
字千秋號春水
文化十三年歿
年七十一
蹙(足)

三本木
在京都鴨川西
涯



賴 山 陽 像

三本木稱水西莊庭中雜植梅花竹樹又置一小
草堂臨鴨水對東山稱山紫水明處天保三年六
月患咯血時方著日本政
記乃日夜勉強構稿曰我
必欲成之而入地及秋疾
益劇以九月二十三日歿
于家時年五十三初襄在
於京師聲名重於一時四方文士遊京者爭來求
見皆一切謝絕平素讀書攻文常語人曰謂我才
子未悉我者也謂我能刻苦者真知我者也識者

白河樂翁
謂松平定信。

以為知言。日本外史之成，凡經二十年。既成，猶祕之家。白河侯樂翁聞之，卑辭厚禮，以請之。自是遂行于世。山陽上樂翁公書曰：拮据二十餘年，藏之筐笥，未嘗示人。今乃得閣下之寓目，以取信於天下後世，真意外之幸也。襄雖無求於今日，而不無求於千百載。

山紫水明。白沙青松。柳暗花明。

六 源 義 家

日本外史

其一 好男子未知兵法

〔不敢〕

陸奧戰爭
前九年役。

源義家稱八幡太郎。英果善射，愛降將安倍宗任之勇，特親信之。一夜，乘車而出，獨宗任從。心陰圖報復，拔刀窺車中，見其睡，不敢發。後遂傾心事之。義家嘗過藤原賴通第，談陸奧戰事。博士大江匡房在別室，聞之曰：好男子，惜未知兵法。宗任微聞之，慍告義家。義家曰：其或然。見匡房出禮之，遂就學焉。

其二 烏亂者伏也

永保三年，詔義家為陸奧守，兼鎮守府將軍。時清原家衡為亂，義家自赴出羽，攻之，不利而還。家衡

永保
白河天皇年號。

金澤柵

柵址在羽後國
仙北郡金澤町

寬治

堀河天皇年號。

兵法

孫子兵法。

景政

名權五郎。

索(糸)

叔父武衡大喜來謂家衡曰子克八幡太郎我曹
之榮也當與協力遂合兵據金澤柵義家大怒寬
治元年九月自將數萬騎攻之去之數里望見雁
行亂曰是有伏也縱兵搜索果獲鑿之謂衆曰兵
法言鳥亂者伏也我不學則殆矣遂進圍柵相模
人鎌倉景政挑戰敵射中其右目景政不拔箭而
索射已者遂射殺之

其三 月明吹笙

義家弟義光稱新羅三郎亦勇智多技能是時爲
右兵衛尉在京師聞兄軍不利奏請赴援不許遂

舍(舌)

先君

亡父賴義

舍官赴之義光素好音嘗學笙於豐原時元是時
時元已死其孤子時秋送義光至足柄山會月明
義光因吹笙盡授所學訣別遂至陸奥義家喜泣
曰吾見汝猶見先君也乃與俱進攻柵固不拔義
家因會食設勇怯兩列以勵戰士義光從臣腰秀
方無日不列勇列

其四 燒營取煖

時天漸寒軍士恐凍一夜義家出令軍中曰燒我
營取煖今夜虜柵陷矣不復用營也黎明柵中火
起家衡遁武衡潛池水中義家獲之誚曰汝父屬

黎(黍)

爵二爵

吾父樹功。吾父請授官爵。汝以怨報德。何也。令斬之。武衡乞哀於義光。義光請曰。降者宜赦。義家曰。悔過來歸。如宗任者。是之謂降耳。擒而求活者。非降也。遂斬之。家衡亦為其下所殺。義家承父祖業。善撫將士。東國士民皆服其恩信。稱曰八幡公。

黎明。味爽。平明。平旦。曉天。

七 八幡公

賴 襄

結髮從軍。弓箭雄。八州草木識威風。
白旗不動。兵營靜。立馬邊城看亂鴻。

野田逸、字子明、號笛浦。丹後田邊儒者。安政六年歿。年六十一。

八 八幡公過勿來關圖 野田 逸

白旗風起亂春暉。邊境已驚貔虎威。
鐵馬不前關外路。落花如雪灑戎衣。

九 格言三則

或曰。以德報怨。如何。子曰。何以報德。以直報怨。以德報德。(論語)
國雖强大。好戰必殆。天下雖安。忘戰必危。(司馬法)
百戰百勝。非善之善者。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孫子)

星野恒、字德夫、號豐城、越後人、任東京帝國大學教授、爲文學博士。大正六年歿、年七十九。

癸未 明治十六年。

胥徒 小吏也。
夥伴 伴侶也。

一〇 牛盜人

星野 恒

狂言者散樂一種也。言語必諧、笑貌必謔、使觀者絕倒。故爲散樂者、必間奏之、使人不倦。然亦有寓勸戒者。如牛盜人是也。癸未六月十七日、於能樂堂觀焉。有法吏、美鬚長髯、峩帽稜衣、橫刀而出、大聲呼人。胥徒二人、走入聽命。吏曰、有盜官牛者、而不獲。盍速懸賞格購之。二胥承辭。吏曰、告者、雖夥伴宥之、賞從所請。二胥拜唯而去。俄而一童來訴曰、吾知盜矣。請告之。問爲誰。曰、兵庫三郎有證乎。曰、不須也。對質則決矣。使二胥逮三郎。至責曰、汝

夷然 平然也。

忌辰 忌日也。
不肯……不敢……

鞠 養也。
哺 以食物、食不能自食者也。

〔且……且……〕

何盜官牛。三郎夷然微笑曰、官誤乎。吾無有是事。乃引童入。三郎忽色變聲顫曰、吾服矣。吾非不知盜牛之罪。顧亡母忌辰近在數日內、而貧窶不能營佛事。故敢犯之。然犯狀詭祕、使他人告、吾不肯服。今爲彼所告、可如何。乃瞋目切齒、睨童。吏問童、汝與盜相識乎。對曰、即吾父也。三郎因厲聲罵曰、汝以子告父、何不知恩也。吾與汝母、辛苦鞠汝、十餘年於此矣。一衣推以衣汝、一飯分以哺汝。父子之情、雖則然、亦欲賴以終餘年耳。今汝漸長矣。乃不相爲隱、欲擠我於死耶。且泣且言。吏曰、死自汝

〔何欲……何言……〕

食言

不行其言也。

榜

揭示於衆者。

歔歔(欠)

悲泣氣咽而抽息也。

分又何言。命一胥引出繫獄。告以明日處決。童遽舉手曰。盜則獲矣。官請賞我。吏曰。然殆忘矣。汝何欲。欲米乎。錢乎。將饅頭乎。童曰。皆不欲也。我唯願赦吾父。吏曰。不可。童曰。然則官食言矣。官之揭榜也。曰。告者。雖夥。伴宥之。賞從所請。夫盜官牛。大罪也。使他人告之。吾父必不免於誅。故我敢告焉。欲以請父命。亦唯信官榜也。官能不食言乎。許我請。若不能。我則從父死耳。言畢。歔歔。三郎聞之。不勝驚喜。放聲號泣。自悔失言。於是吏胥皆感動。遂宥盜。乃父子相擁。欣欣而去。此戲也。扮三郎者。爲三

宅庄市。庄市年五十餘。在狂言師中。推爲巧手。一言一動。一喜一怒。具模情狀。真如身親。遭其事者。當其放聲號泣。滿場之人。無不泣者。吾惡涕之無從也。故記之。

一一 觀後樂園記

土屋 弘

後樂園在東京小石川。乘晴造觀。中門楣扁曰。後樂園。明人朱舜水所書。左有小丘。置石函。藤田東湖遺蹟云。屈曲降阪。沿流。老樹陰森。如行山中。呼曰。寢覺。溪流潺湲。洗耳。右有池。點小嶼。曰蓬萊島。

楣

門戶上橫梁也。

朱舜水

名之璣。字魯璣。明人也。萬治二年歸化於我國。

天和二年歿。年八十三。

藤田東湖

名彪。通稱虎之助。後改誠之進。

水戶藩士。安政二年歿。年五十。

烈公

德川齊昭。水戶藩主。

大堰川

丹波保津川之下流。過嵯峨。嵐山松尾。爲桂川。

西湖

在浙江省杭縣城西。周圍三十支里。爲中華著名勝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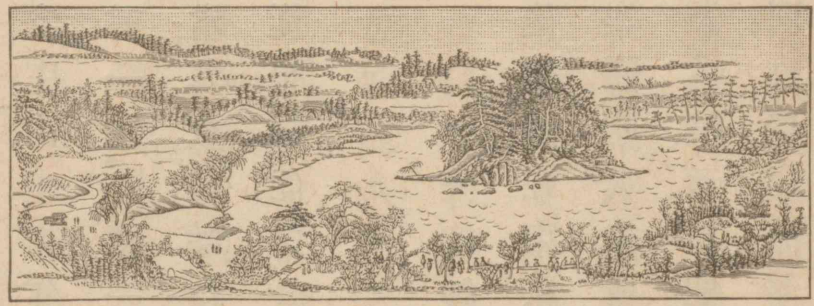
概

大猷公

三代將軍家光。

芟

草中止舍也。



後樂園

禽鳥啼鯉魚躍。樹竹秀而巖石立。頗爲佳矚。左睨小溪。上有碑。題曰駐步泉。係源烈公所筆。其側有西行堂。古樸可愛。稍陟地坦平。有涵德亭。爲園中巨宇。少降。曰大堰川。曰西湖隄。規模狹小。皆模其概況者。架石梁。下細鱗游泳。其樂可知。渡梁而進。奇巖屏列。古松低垂。傳爲德川大猷公憩芟處。又陟十數步。曰琉

夷齊

伯夷。叔齊。

義公

德川光圀。

尸祝

尸、神象也。祝讀祭辭者。因爲崇拜而做其風之義。

佶

強健貌。

偃蹇

傲慢貌。

砥

石橋也。

澗關

澗關

球山。位島之西面。無他奇。更陟數步。有觀音閣。架懸崖。地勢最高。西俯市街。眺望開豁。曲折而降。有得仁堂。置夷齊木像。聞水府義公年十八。讀伯夷傳。大有所感。建是堂。終身尸祝崇敬。又曲折而下。地稍平。翠松臨池。佶曲偃蹇。稱唐崎松。形酷肖。忽聞淙淙之聲。左顧則飛泉懸。曰白絲瀑。渡砥而東。曰田端水田。菖蒲方華。有小亭。雅潔。就而憩。更北進。地尤平澗。有梅十數株。憾非花時。路傍見微泉。頗清冽。號曰不老。怪石圍之。旋而向池。岸樹與水輝映。是爲島之東北畔。先之所望。則其西南畔也。

丁未
明治四十年。

島四面景趣不同各可觀。而面南爲最。園周廻幾町池大幾畝。觀畢出門。門稱唐門。制作雅古。聞園爲義公所。而景勝布置。往々出於舜水意。匠云。丁未六月一日。

成親

權中納言家成子。

西光

名師光。阿波人。

爲左衛門尉。

源行綱

多田滿仲七世之

孫。稱多田藏人。

〔不若...〕

權大納言藤原成親。希爲大將而不得。居常憤憤。遂圖滅平氏。陰受院勅。與僧西光謀。結藏人源行綱等。託事聚兵。行綱自度。事竟不成。不若自首告之。清盛。清盛乃縛西光。至痛掠治之。得實。又執成

一二 重盛諫言

日本外史

法皇
後白河法皇。

大臣大將

重盛時爲內大

臣左近衛大將。

〔自非有...〕

彙彙

覬覦(見)

冀望非分也。

親欲移法皇于鳥羽宮。有主馬盛國者。馳告重盛。重盛大驚。急命駕赴之。入第門。族人皆擐甲。鞍馬旗幟成列。將起重盛。烏帽直衣而入。宗盛叩其袖曰。公何以不被甲。重盛睨曰。汝等何以被甲。敵人何在。乎。吾爲大臣大將。自非有寇賊犯闕。則不宜被甲也。清盛望見之。遽起表。黑衣而出。數正襟襟。呿甲觀。謂重盛曰。吾察西光狀。如成親等。乃其枝葉耳。間群小彙進。覬覦不已。而御以輕躁之君。何所不至。我欲且請幸一邊。以待事定。語未畢。重盛泣數行下。久之言曰。重盛熟視尊貌。知家門已屬

四恩

天地恩、國王恩、
父母恩、衆生恩、

平將軍

平貞盛拜鎮守
府將軍、任陸奥
守。

刑部卿

平忠盛、清盛父。

內昇殿

內、禁裡、對院昇
殿。

〔何必……爲〕

衰運也。重盛聞之、世有四恩、皇恩爲最。抑我門雖
辱桓武葛原之胤而降爲人臣、中微不顯。以平將



平重盛像

軍之功、而不過國守。刑部卿
聽內昇殿、萬人反唇。及至大
人、乃陞太政大臣、以兒之不
肖、且辱大臣大將、宗族駢植
朝廷、田園半於天下。叨恩極
矣。爲官家所疾、誰謂不宜。而運命未艾、讒人既獲
宜論罪所當、退陳事由。則公家豈有不霽威。何必
草草爲也。兒又聞之、以王事辭家事、不以家事辭

源下野守

義朝。

六條判官

源爲義、義朝父。

感(心)

王事。况善惡較著者乎。重盛自六位至三公、沐浴
君恩、不可勝舉。嚮背之決、自有在焉。素所撫循士
願爲重盛死者、二百餘人。保元之亂、源下野守、以
勅命斬六條判官。兒在當時、以爲大逆無道、不忍
言者也。此非大人所親睹乎。欲忠則不孝、欲孝則
不忠。重盛進退窮於此矣。生觀是感、不若死也。大
人必欲遂今日之舉、先刎重盛首、然後發。且言且
泣。舉坐感動。清盛曰、淨海以衰老爲此舉、非爲一
身計。徒慮子孫耳。乃以爲不可、汝好計之。乃起入
內。重盛出、敕將士曰、欲從公趣院者、見重盛、刎首。

然後行也。乃還小松第。

一三 忠孝無二

藤田 彪

夫孝子之敬身、身體髮膚、猶不敢毀傷。況大義之在我者、豈獨可虧乎。然則進而事君、全其大義、乃所以孝於親也。君子之事君、委吏乘田、不敢苟且。況風教之關治者、豈獨可忽乎。然則退而養親、助其風教、乃所以忠於君也。忠之與孝、不二其本。在所處何如耳。而立忠孝不兩全之說者、則曰、家居養親、則不能致身於君。是徒知夙夜在公之爲忠、

委吏

掌租稅出納之

小吏也。

乘田

掌牧場之小吏也。

綱常

三綱五常也。

而不知扶植綱常之爲大忠也。又曰、以死殉國、則不得竭力於父母。是徒知冬溫夏清之爲孝、而不知殺身成仁之爲大孝也。

一四 格言四則

恒 恆

凡爲人子之禮、冬溫而夏清、昏定而晨省、出必告、反必面、所游必有常、所習必有業、恒言不稱老。

（禮記）

國以簡賢爲務、賢以孝行爲首。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後漢書）

君使_レ臣_ヲ以_レ禮_ヲ。臣事_レ君_ヲ以_レ忠_ヲ。(論語)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詩經)

一五 白虎隊

關場忠武

關場忠武、會津人。

明治戊辰元年。

會津

在岩代。松平氏領地。其城地曰

若松。

石筵

在岩代安達郡高川村。

〔唯…之從〕

明治戊辰、會津石筵之失守、藩令日向內記原田克吉等率白虎隊、激戰于戶口原。不利。十六士死之。先是壯兵皆出、拒四疆。乃選士人子弟年十五至十七者、團結曰白虎隊。日講戰法。無幾習熟。迴軼壯者。及戰或爲團、或爲撒、唯號令之從而衆寡不敵。內記走還、克吉亦與七人逃走、失路陷榛荆。

羽黑山東光寺

在岩代國北會津郡東山村。若

松市東南郊。

飯盛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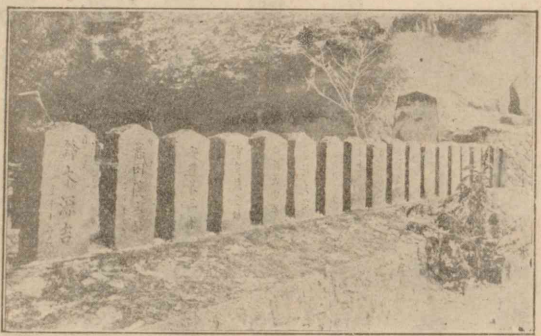
在岩代北會津郡一箕村東南。

瀧澤阪

在一箕村東北。

〔與…不若…〕

數日始得達羽黑山東光寺焉。十六士已與內記等相失、黑夜跋涉山谷、至飯盛山、則天明矣。敵既



白虎隊墓

在瀧澤阪。尾擊甚急。彈丸雨下。山有古洞、即入避之。少頃出登山、瞰視府城、則煙焰漲天。砲聲震地。十六士相顧曰、敵已入城。吾輩飢困、不可復戰。與其爲敵所辱、不若一死以報國矣。乃跪拜府城曰、臣事畢矣。環坐屠腹、貫咽以死。實八月二十三日也。

飯沼貞吉

現存。

後數日、藩士印出某妻山口氏、不知其子之存亡、
徧搜原隰、偶至飯盛山、見死屍相枕、碧血溢地、謂
吾兒亦死於此、檢屍而無有焉、有一屍、年與其兒
相若、氣息奄奄、猶未殊、乃負歸投病院、遂得癒、即
飯沼貞吉也。

一六 宇治川之戰

日本外史

其一 池月磨墨

源義仲
稱木曾冠者、義
賢子、爲義孫。

壽永三年正月、賴朝檄八州將士、西討義仲、無幾
何、徵兵聚者六萬、乃盡委之於範賴、義經、因令曰、

〔且、サ、ニ〕

木曾阻我兵、必於宇治川、皆具善馬、可以騎渡、賴
朝有駿馬二、曰池月、曰磨墨、梶原景時有寵、其子
景季年少銳勇、於是請得池月、以先登、賴朝曰、乞
焉者多、吾不與也、願範賴等戰不能克、吾且親往、
此吾乘也、乃賜磨墨、諸將士皆發、明日、佐佐木高
綱自近江來謁、賴朝問曰、汝在近江、盍直從軍、
入京乎、高綱對曰、臣如從軍、不敢期生、欲一見君
訣別、且奉指揮也、馳三日、乃達、臣唯一馬、罷不可
用、故後期在此、賴朝喜、因謂之曰、汝能爲我先登
於宇治乎、曰、能、臣居河上、識其淺深也、於是遂出

池月賜之。高綱感喜，謝曰：君聞高綱未戰而死，則不能先登也。聞未死而戰，則先登者高綱也。拜舞而出。賴朝呼返，戒之曰：景季等乞焉而不與。汝記之。對曰：諾。

其二 使公喪二良

時大軍陣于浮島原。景季視群馬，無過磨墨者。率而上高丘，誇示於衆。已而有大嘶聲。畠山重忠曰：池月聲也。何以至此。已高綱，僕牽池月至，過丘下。景季問曰：誰乘。僕對曰：佐佐木氏之乘。景季大慍曰：不圖公之視彼踰我。我寧與彼死，使公喪二良。

浮島原
在駿河駿東郡

〔不圖……〕

厩

即控刀要路而待。高綱望見之，謂其騎曰：彼非梶原耶。公之囑我，殆爲是也。漸近，景季呼曰：四郎久濶。彼乘公所賜乎。高綱哂曰：否，吾患無善馬，欲就公厩借之，聞磨墨已賜於子矣。池月不得命矣。子且然，況於高綱乎。然君事方急，不遑顧慮，遂誘厩人竊之矣。後有責問，子幸救解之。景季色解，笑曰：悔我不竊也。乃與俱西。

其三 馬條慢矣

範賴向勢多，義經向宇治。義仲聞之，議戰守。見兵千騎，乃遣今井兼平、山木義弘，拒勢多，根井行親。

楯親忠拒宇治。撤橋板、樹柵、張繩於水中守之。二十日、義經以騎二萬五千至東岸、戒居民避軍、而火其廬舍、以布陣焉。起櫓、自登、具筆硯、書將士功最、曰、將以報鎌倉也。將士皆奮欲戰。義經又發令而喧囂、不聞令。乃取平等院鼓、擲於櫓下。一軍屬耳。義經乃令二萬人中、必有善泅者、直前嘗之。我勇士緣橋架防敵、勿使敵射我泅者。泅者爭釋甲而沒、刀截其繩。平山季重、澁谷重助、熊谷直實等、上架而射。射戰良久。有二騎、鞭馬亂流而進。先者景季、後者高綱。高綱自後給景季曰、子之馬條慢

澁

矣。景季駐馬、約條。高綱則超乘而過、上岸自名景季。踵上、義經上功簿、高綱爲先登第一。景季爲第二。畠山重忠以手兵繼渡。行親射之中、其馬重忠泅而達岸、揮刀而進。北兵辟易。義經乃以全軍渡、擊大破之。行親搏戰而退。

一七 鐵牛

近古史談

塙團右衛門直之、仕加藤嘉明、屢有戰功。遂爲銃隊將、食祿千石。及關原之役、加藤氏怒其違軍令、遽罵曰、如汝終身不可當將帥之任者。直之深銜

加藤嘉明

小字孫六。賤嶽七本槍之一人也。初仕秀吉、關原之役屬東軍、後領會津四十萬石。寬永八年歿。關原之役慶長五年九月

江南

加藤氏居城在

松山南二里松前

石手川流其北

故曰江南

化飯

託鉢也

齋請

謂請僧讀經以

供飯也

座具

坐席也

塵尾

所謂拂子也

之遂棄祿亡命留詩於舍壁曰

野水江南終不留 高飛天地一閑鷗

後游事數君皆不得志去投妙心寺為僧師大龍

和尚改名鐵牛麻衣草履猶不脫一劍化飯京中

京中人莫弗憐而敬焉嘗與大龍赴一商家齋請

鐵牛後至和尚怒責之曰與師會而後何也鐵牛

不答徐布座具拜跪曰

一鞭遲到且休怒 君駕大龍吾鐵牛

和尚投塵尾感嘆

塵尾 塵埃 蒙塵

一八 一路手鑑

本朝蒙求

一休

初名周覺後曰

宗純字一休後

小松帝之子為

紫野大德寺四十

七世住持文明

十三年寂年八

十八

僧一路和泉堺浦人與僧一休同時一休嘗戲一

路曰萬法皆有路如何是一路一路應聲對曰百

事皆可休如何是一休一路性澹泊寡欲以歌咏

自適舉凡天下物無所介其心世人欣慕其風爭

遺之食一路怡然受之無所忤所居庵設窓有遺

食者則自窓中納之平素貯一鑑名手取鑑鑑外

無有一物至盥面洗足亦必於鑑自詠狂歌曰天

止利奈邊於迺禮波玖知我差志傳多層謝不須

為多久止比登珥加多流奈一日村童戲納馬矢

馬矢

馬糞

手取鑑已口が
さし出たぞ雜炊
たくと人に語る
な

於窓中一路見而嘆曰天奪我食矣乃絕食死。

一九 頭尾爭雄

土屋 弘

有一蛇頭尾互爭雄。頭曰我有耳目鼻口能聞能見能嗅能食所以使此身避險遠害也。汝則無之。我雄於汝。尾曰否否使汝行者我也。我若止則汝寸步不能自致。遂以尾捲樹不放者三日。口絕食飲飢甚目不能見耳不能聞。頭伏謝曰汝果雄矣。請自今隨汝。後尾一掉曰固當然。於是得將先行。暗黑不見物。強行數步忽顛墜火坑。頭尾俱焚。

夫物有本末事有終始而無知妄作逆施倒行者何異於尾之自先而行其不顛墜火坑者幾希矣。

二〇 鶴 越

日本外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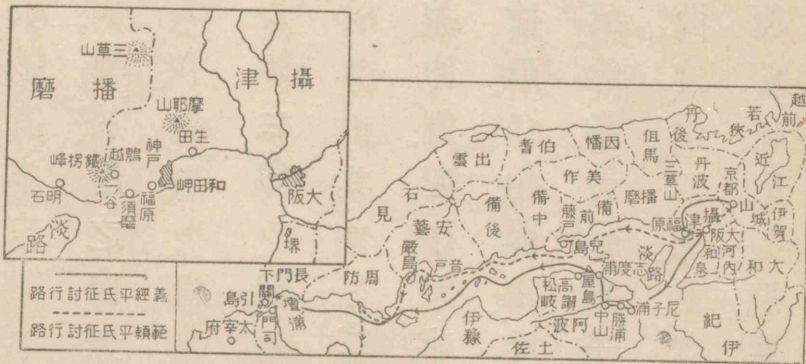
其一 急襲必勝

平宗盛
清盛第二子
二弟
範賴・義經
二月
壽永三年

義仲既死平宗盛自南海徙山陽遂復福原築城據焉。負山臨海生田爲東門一谷爲西門。勝兵十萬餘繫大艦數千。平氏威振關西。期犯京師。賴朝聞之促二弟赴伐。以二月三日攻一谷。範賴以五萬騎向東門。梶原景時監軍焉。義經以萬騎向西

平資盛
重盛第二子。

辨慶
熊野別當湛增子
幼名鬼若丸。初
住叡山西塔。號
武藏坊。好武技。
後事義經。



源平戰圖

門、土肥實平監軍焉。義經取丹波路兼行。至三草山。聞平資盛等七千騎陣山西也。召實平。議曰。夜襲之乎。抑待旦也。實平未對。田代信綱進曰。敵謂我恃衆稽留也。則急襲之必勝。義經曰。是得我心。即發命僕辨慶。火沿道民家。取明而過。夜半至山西。急襲資盛。資盛果不備。大敗走。

其二 一鞭而下

天明令信綱實平以七千騎赴西門。而自將精騎三千向鴨越。當是時。平氏專防東西二門。而不圖義經。義經之向鴨越也。路險夜黑。令辨慶索鄉導。辨慶認火光得一人家。見翁嫗對坐。告以故。翁曰。小人以獵爲業。諳知山路。而今老矣。有一兒。膽氣可用。呼起。從辨慶。謁義經。義經執火視之。長身高。顴持獵弓矢。問其齒。曰。十七。義經爲冠之。命姓名曰。鷲尾經春。給鎧仗。以爲鄉導。問鴨越如何。經春曰。太險。人馬不可行。唯鹿能踰之。義經曰。鹿四足。

胄(口)

讚讚
屋島
在讚岐木田郡。

馬四足等耳。先衆馳之。至鷯越則天明。俯視城中。二門戰方酣。義經欲急應之。而懸崖數百仞。如經春所言。衆相目莫敢進者。乃試驅鞍馬二下之。一傷一達。義經曰。可下矣。乃屈其所騎馬。後足一鞭而下。三千騎皆倣之。胄鞍相觸。直達城後。大呼而入。平氏軍駭擾。自相擊刺。教經等敗走。義經縱火乘之。煙焰漲城。範賴實平破東西門而入。三面合擊。斬平通盛等十人。擒平重衡。宗盛奉乘輿航海而逃。衆攀舟爭乘。斷臂滿舟。遂奔讚岐。倚田口成能之衆。保于屋島。

二一 題常磐抱孤圖

梁川孟緯

雪壓笠檐風捲袂。呱呱索乳若爲情。
他年鐵柺峯頭險。叱咤三軍是此聲。

梁川孟緯、字公圖號星巖。美濃人。安政五年歿。年七十。

二二 屋島之戰

日本外史

義經追達阿波。尼子浦拔勝浦城。進至屋島。縱火於高松里。平氏大驚。以爲大兵至也。舉族乘舟。而義經已至城下矣。騎能屬者七人而已。義經恐敵知其寡單也。乃縱火燒城。平氏兵皆航。更來迫岸。七騎拒射。我兵後者稍稍來屬。日既晡。敵以一舟

那須宗高
稱與市、太郎資高子、後雅髮卒於伏見即成院。
穀(軍)

佐藤嗣信
稱三郎、陸奥人、信夫莊司元治子、與弟忠信、鎌田盛政、鎌田光政、稱義經四天王。

載美姬、插扇于竿、植之舳、去陸五十步、麾而請射。義經曰、誰命中之者。衆薦下野人那須宗高。義經召而命之。宗高騎而獨出。兩軍注視。宗高一發、斷扇、扇翻而墮。兩軍大呼。平氏兵怒而來戰。義經親擊却之。追而入海。遺其所執弓。波上俯欲取之。敵兵爭以鐵搭鉤其胄。義經以刀扞之。鞭拔其弓。從兵呼曰、舍之。義經不聽。終取之。還從兵曰、君何輕身而重弓。曰、不也。使吾弓如叔父鎮西八郎之弓、則可否者、是貽敵笑也。宗盛憾失義經、令教經率精兵迫岸射義經。佐藤嗣信以身蔽義經、輒仆。

鎌田光政
鎌田政家次子、稱藤次。

佐野了伯
初稱修理大夫、後雅髮稱天德寺了伯、越前守昌綱子。仕秀吉。

教經豎菊王、下舟欲斬其首。嗣信弟忠信射殺菊王、扶兄還營。義經親視嗣信、枕之膝、問所欲言。嗣信曰、臣自出陸奥、已委身於君。代君死、死且不朽。獨不覩君、鑿敵為憾耳。義經泣曰、我鑿敵在旬日、而不及報汝勞。嗣信肯謝而絕。是日鎌田光政亦被箭死。義經請僧葬。光政嗣信于高松、贈以名馬。蓋藤原秀衡所贖。宇治一谷二役所騎也。一軍感泣、皆思為義經死。

二三 了伯聽平語

近古史談

佐野
下野國安蘇郡
警(目)

佐野城主天德寺了伯、屬北條氏、驍名夙顯。嘗招警師善琵琶者某、演平語。警師爲唱二曲。一係佐木高綱事、一係那須宗高事。了伯每聽一曲、嗚咽歎歎而不可已。他日從容問左右曰、昨聽平語、若何。皆曰、甚可樂也。但所演皆係赫赫功名之事。而君獨泣不已何也。了伯聞之、仰天大息曰、吾今而知汝等不足爲我用也。顧高綱之辭鎌倉公、乞其所愛名馬、而約先登於不可必之前。其心固無生還之理矣。宗高立馬於兩軍屬目之中、而射扇眼乎海波數百步之外。不幸一發不中、唯有自刎以

投於海耳。吾推究二子心事至此、則感慨悲壯、不自覺涕淚之交乎睫也。今日弓箭之士、果能以二子之心爲心、則何戰不勝、何功不成。汝等乃曰、見其可樂、不見其可悲。吾是以知其無能爲也。

二四 決死于文學

角田簡

河村瑞賢
名安治、江戸人、土木家、元祿十三年歿。年八十。
新井白石
名君美、字在中、江戸人、享保十年卒。年六十九。

河村瑞賢與新井白石爲忘年交。一日謂白石曰、吾子至于今日、決死有幾。白石對曰、僕與人忿諍、決死兩三。瑞賢乃言、吾子當時決死皆不可。何則、今視不死而生、則蓋可以無死者也。夫可以無死、

室鳩巢

名直清、字師禮。

與白石學、木下

順庵、享保十九

年歿。年七十七。

而尙猶決死如此。請從今而後、吾子專心致志、以決死于文學。予識吾子爲人。故敢以告爾。白石聞之、奮勵刻苦、竟成大業。後語室鳩巢以此而言、僕之發憤文學者、以瑞賢之一言也。

二五 格言三則

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禮記)

雖有嘉肴、弗食、不知其旨也。雖有至道、弗學、不知其善也。(禮記)

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論語)

弘長

龜山天皇年號。

將軍

宗尊親王。

小笠懸

懸小笠射之也。

二六 時宗殲元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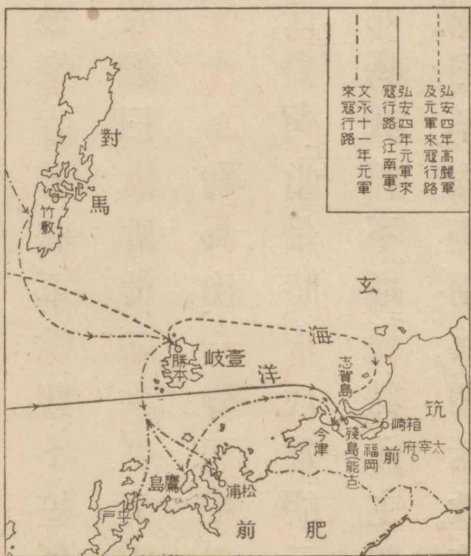
日本外史

北條時宗爲人、強毅不撓。幼善射。弘長中、大射於極樂寺。第將軍欲觀小笠懸、顧命諸士無敢應者。時賴曰、太郎能之。太郎時宗、幼字也。召而上場。時年十一、跨馬出一發而中。衆齊呼。時賴曰、此兒必任負荷。當是時、宋氏爲胡元所滅、諸隣國皆服於元。獨我邦不通使聘。元主忽必烈、令韓人致書於我。曰、不服則用兵。朝廷欲答之、下鎌倉議。時宗以其書辭無禮、執爲不可。元主復遣使者趙良弼來。時宗令太宰府逐之。凡元使至、前後六反、皆拒不

忽必烈
元世祖。

文永
龜山天皇年號。

納。文永十一年十月、元兵可一萬、來攻對馬。地頭宗助國死之。轉至壹岐。守護代平景隆死之。事報



元兵入寇圖

忠何文著等九輩、至長門、留不去。欲必得我報。時

六波羅令鎮西諸將赴拒。少貳景資力戰、射殪虜將劉復亨。虜兵亂奔。而元主必欲遂初志。後宇多天皇建治元年、元使者杜世

龍口
在相模鎌倉郡。

水城
在筑前筑紫郡。

漢·胡·韓
支那本土·蒙古
高麗。

宗致之鎌倉、斬于龍口。以上總介北條實政、爲鎮西探題、遣東兵衛京師、西兵衛者、悉從實政。益築太宰府、水城、省冗費、充兵備。弘安二年、元使周福等復至宰府、復斬之。元主聞我再誅使者、則憤恚、大發舟師、合漢·胡·韓兵、凡十餘萬人、以范文虎將之入寇。四年四月、抵水城。舳艫相銜、實政將草野七郎、潛以兵艦二艘、邀擊于志賀島、斬首虜二十餘級。虜列大艦、鐵鎖聯之、穀弩其上。我兵不得近河野、通有奮前。矢中其左肘。通有益前、仆檣架。虜艦登之、擒虜將玉冠者。安達次郎、大友藏人踵進。

虜終不能上岸。收據鷹島。時宗遣宇都宮貞綱將兵援實政。未到。閏月大風雷。虜艦敗壞。少貳景資等因奮擊。盡虜兵。伏屍蔽海。海可步而行。虜兵十萬。脫歸者纔三人。元不復窺我邊。時宗之力也。

二七 風 蒙古來

賴 襄

筑海颶氣連天黑。
蒙古來。來自北。
嚇得趙家老寡婦。
相模太郎膽如甕。
蔽海而來者何賊。
東西次第期吞食。
持此來擬男兒國。
防海將士人各力。

趙家老寡婦
南宋帝昀趙氏
即位年僅八歲
楊太后聽政。
朱明
國風

蒙古來。吾不怖。

吾怖關東令如山。

直前斫賊不許顧。

倒吾檣。登虜艦。

擒虜將。吾軍喊。

可恨東風一驅附大濤。

不使羶血盡膏日本刀。

二八 筑紫紀行

大八洲游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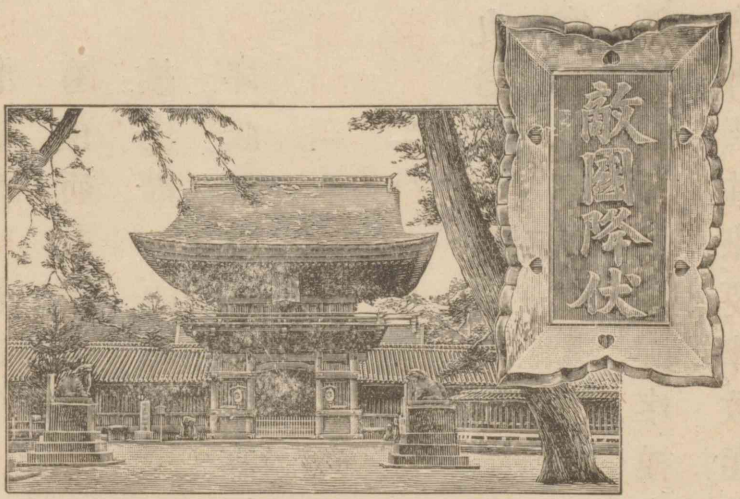
九日陰。午後發福岡。過博多。里許抵宮崎。拜八幡宮。有大石華表。入之有園池。頗美。又入樓門。門有額書敵國降伏四字。模寫延喜帝宸筆云。此地古者外國往來要津。故題此語。幣殿宮宇亦為宏麗。

九日
明治十八年六月

堤胡
皇

彼地
宇美村。

此地
宮崎。



宮 幡 八 崎 宮

距此三里東有宇美村。有八幡宮。神功皇后誕應神帝於彼地。納其胞衣於宮。以瘞此地。因建帝祠。故云楠八幡宮。地曰宮崎。聞之。宇美八幡社有大楠。八人圍之。未合。九州地方到處見大楠樹。又聞之。豐前築

菊池武敏
武時之子。元弘
中舉兵勤王事。

城郡本莊村。有景行帝親栽楠樹。是為九州第一云。出石華表。徑至海濱。又有一石華表。距社七八町。為景勝之地。海岸青松白沙數里相屬。其右則多々良濱。菊池武敏與足利尊氏戰地。其北為名島。神功征韓之役。勒兵之地。左則博多福岡家屋鱗比。其前則奈多志賀一帶沙地。斗出為大灣。是謂海之中路。有殘島志賀島。擁蔽港口。港中東西二里半。南北殆二里。所謂博多港。漢人多作霸家臺。殘島古曰能巨島。其西有玄界島。古曰鷹島。弘安二年。蒙古寇我邦。至博多。先據志賀能巨二島。

後漢光武帝
姓劉、名秀、字文
叔、漢高祖九世
孫。討王莽、即
帝位。

已而退據鷹島是也。天明中、志賀島人發掘田中
大石、獲後漢光武賜委奴國王金印於其下。委奴
今怡土郡也。在福岡南。古者蓋此島有酋長、竊遣
使於漢土、恐其事發覺、竟埋金印於地中耶。此島
古屬怡土郡可知也。宮崎之地、眺望尤佳、世之所
稱余之來也、適海上諸島、煙藹淡抹、頗缺明媚為
遺憾。

二九 楠公勤王

其一 木從南楠

日本外史

白雲務失前山
霧前山が無ク瓦
失善政
笠置山
在山城國相樂
郡。クワル

金剛山
在河内國南河
内郡。
志貴山
在大和國生駒
郡、東山腹有朝
護國孫子寺祀
昆沙門天。昆沙
門天即多聞天也。

北條高時失政、將士離心、多背叛者。後醍醐天皇
陰謀乘是時討滅之。謀泄、高時欲廢帝如承久故
事。帝諜知之、逃在笠置山下。詔四方赴難、莫復應
命者。帝憂迫、適夢紫宸殿南有大樹、樹下設虛位、
二童子來、垂泣白曰：天下無地容陛下、獨有此座
而已。既覺、自念、文本從南楠、當有姓楠人出扶朕、
以定禍難。因召山僧訪之曰：地方豪傑、豈有姓楠
者乎？對曰：金剛山之西、有楠正成者焉。正成之父、
嘗憂無子、與其妻祈於志貴山而生焉。少字多聞、
長以材武名。嘗平土寇、以功為兵衛尉。帝曰：是也。

使中納言藤原藤房往召正成。正成即決意赴之。從藤房詣行在。帝使藤房言曰：討賊之事，朕一以託汝。因命座問計。正成感激對曰：天誅乘時，何賊不斃。東夷有勇無智，如較於勇，舉六十州兵，不足以當武藏相模。較於智乎，則臣有策焉。雖然，勝敗常也。不可以少挫折變其志。陛下苟聞正成未死也，則毋復勞宸慮。乃拜辭還。實元弘元年八月也。

其二 天子在不可死

正成於是城于赤坂，將以奉乘輿焉。而賊兵已圍行在。參河人足助重範善拒。高時遣北條貞直足

赤坂
在河內國南河
內郡

利尊氏等六十三將，以武藏相模等五州兵十餘萬騎西上。未至而笠置陷，重範被擒。帝與藤房奉神器逃於此。貞直等諸軍徑赴赤坂城。城纔成，取農粟充糧焉。兵僅五百人。正成分其三百，以弟正季、族和田正遠將之，出城據山而俟。東軍東軍至，望見其城，可方百餘步。乃憫笑曰：此可隻手掀耳。旦日，東軍分爲二，一備伏，一圍城。正成豫築複垣，繩懸其外垣。敵蟻附焉。乃斷繩，敵與垣俱墜。乃投大石巨材，殺七百餘人。居四五日，東軍修攻具，蒙楯而進，鐵鉤鉤垣。垣殆崩。正成令城兵人執長柄

* 葦山
ヤマニニス
譯
山ニオホシテ
山ニカタシテ

杓沃沸湯。敵焦爛而退。東兵於是築營環城，爲持
 久計。而城內餘五日食。正成謂衆曰：吾先天下舉
 大事，固不圖生。雖然，天子在焉，吾未可以死也。吾
 今佯死，敵則去。去則復起，使彼疲，奔命是全。軀以
 亡敵之術也。衆曰：善。乃鑿坑，填尸，以薪蔽之。乘風
 雨夜，稍稍逃出入金剛山。留一人，誡曰：度我遠而
 舉火。火起，敵爭上城，見坑中積尸，謂正成既死也。
 引兵東去，使湯淺定佛代守其城。

其三 威振京畿

元弘二年四月，正成出金剛山，以五百騎攻赤坂。

東北三道

東海・東山・北陸。

千窟

又作千早・千劍

破。在河內國南

河內郡。

吉野

護良親王起兵

據此。

城拔之，并其兵，徇河內和泉，悉下之。進軍天王寺。
 遠近歸心，多來屬者。正成威振京畿。高時乃檄東
 北三道，大發兵，西擊正成等。正成相金剛山之千
 窟城之，使別將守赤坂，而自徙金剛山。三年二月，
 東兵自三道上，分爲三軍，攻金剛山及吉野赤坂。
 赤坂城兵力拒，殺傷過當。賊絕其水道，城遂陷。吉
 野受圍七日，乃陷。吉野赤坂既陷，關東三軍皆萃
 于金剛山。而西南諸道兵，應高時徵者，亦會焉。稱
 八十萬，合勢攻正成。正成以千餘人拒之。賊兵四
 面仰攻，呼聲動天地。正成令士卒投大石，隨亂射。

藁

之無復虛箭。軍監高資令十二史記死傷。三晝夜不擱筆。乃令諸軍勿復薄城。乃休戰。築長圍環守。城兵困之。正成乃作藁人數十。被以甲冑。夜列城下。兵伏其後。乘曉霧大闖。賊相告曰。城兵窮蹙。出戰也。舉軍競進。我兵頗發矢。輒退入城。而敵集於藁人。則巨石已碎其頭。立死五百餘人。賊不敢復薄城也。三月。高時遣使者督促諸將進攻。諸將合議。命工造雲梯。長二十丈。跨壑架壁。銳兵六千。欲緣乘城。正成令投大炬。唧筒注油。以燒雲梯。煙焰噴起。賊兵前後喧騰。梯遂中斷。陷壑焚死者數千。

人。諸道豪傑望正成之風。多應官軍者。

三〇 義貞陷鎌倉

日本外史

楠氏起兵于金剛山也。北條高時遣關東將士攻之。新田義貞亦在遣中焉。已而城固不拔。東兵多逃亡。義貞召其家宰舟田義昌。語之曰。吾視高時近狀。亡滅非遠。吾欲歸我國。舉義兵。上以除宸憂。下以興家聲。而非有所受命。不可得。大塔宮令旨。則吾事成矣。乃通意於護良。護良素知新田氏名族。大喜。即為令與之。權用詔辭。義貞感喜。出意外。

〔未之覺〕

新田
在上野國

久米河
在武藏國北多
摩郡東山村
關戶
在武藏國南多
摩郡多摩村

翌日稱病東歸。與子義顯弟義助等謀討高時。高時未之覺也。高時以金剛山久不拔。官軍並起。益調發兵食。新田素多豪戶。因課六十萬錢。限以五日。縱吏卒催迫。義貞曰。奴輩亡狀。敢蹈藉我地。遣兵捕其吏。梟首里門。高時聞而大怒。發兵十一萬。擊新田氏。義貞邀之于武藏野。兩軍皆東國驍兵。素習騎戰。地亦平曠。射戰罷。即相馳突。凡三十餘合。乃交退。旦日又戰于久米河。每戰鎌倉兵死傷輒倍。終走入鎌倉。義貞進至關戶。兵凡十二萬騎。分爲三軍。三道攻鎌倉。大館宗氏。江田行義。自極

樂寺。堀口貞滿。大島守之。自兒囊坂。義貞。義助。自率諸將。自假粧坂。縱火五十餘所而進。鎌倉震駭。而北條氏見兵猶十餘萬。分拒三道。義貞。貞滿。進入山內。而宗氏戰死。其兵皆却。義貞以選兵二萬。乘夜赴之。則敵大兵據海岸樹柵。兵艦列其南。以備傍射。義貞下馬。免胄。向海拜曰。天子爲逆臣。所遷越在西海。臣義貞不忍坐視。提兵討賊。伏願海神眷臣忠義。退潮以開道。因釋所佩金裝刀。投之海中。比曉。潮大退。兵艦皆漂去。義貞大喜。麾衆而進。諸軍從之。直入府中。乘風縱火。煙焰漲天。義貞

縱兵鏖戰。高時舉族遂伏誅。自舉兵至此，蓋十五日矣。義貞因居鎌倉，誅餘黨，撫新附，威振關東。

三一 義顯義烈

本朝蒙求

大渡之敗
建武三年正月、
義貞與足利氏
軍戰敗北。大渡
者、在桂川岸。

新田義顯、義貞子也。以父功為越後守護。大渡之敗、以三千餘騎斷後。賊將細川定禪將兵六萬尾之。時大友氏泰、宇都宮公綱等、新降在賊中。識義顯、欲必獲之。義顯大呼衝敵、鏖戰數合、被數十創、流血淋漓、還至紫宸殿前。帝親勞之。義貞之出金崎也、義顯以見兵八百餘人、留而嬰城。而賊兵乘

東宮
恒良親王、後醍
醐帝第六皇子。
尊良親王
後醍醐帝第一皇
子。

勝來聚、至十萬騎。城中糧竭、食馬。馬盡、無可食者。賊候知之、鼓兵四面齊登。城兵飢憊、不能戰。外城既陷、由良具滋、長濱顯寬、入見義顯曰、事已至此。脫東宮而留死。臣等請拒賊。君徐自為計。言畢而出。顯死尸相共食之。勵殘兵二十餘人、力戰、掬血而止渴。義顯謂皇子尊良曰、臣將種、不可不死。殿下與臣異、勿遽自殘。皇子笑曰、吾視卿死、豈忍獨生。因問義顯以自刃之方。義顯曰、視臣所為。即拔刀、自割左脇、割至其右、奉刀於皇子、而伏。皇子取刀、血滑不可握。握以衣袖、貫吭而薨。城兵悉殉之。

三二 北越紀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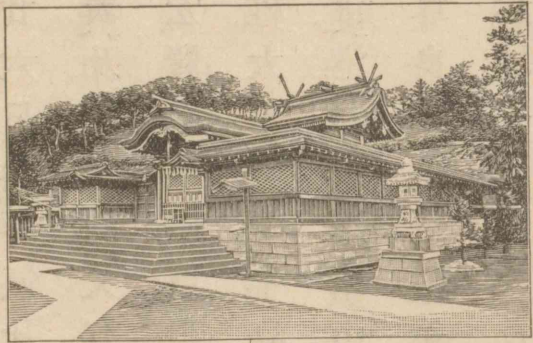
大八洲游記

十五日
明治十六年十一月
新田公
義貞。爲左近衛
中將。

明曆
後西院天皇年號。
元應
後醍醐天皇年號。
萬治
後西院天皇年號。

十五日、晴。拜藤島神社。社祀左中將新田公。配以義宗、義助。明治九年、列別格官幣社。至十三年、創建社廟。至社務所。訪大館尙氏。不在。脇屋至誠等聞予名。引上堂。談話。尙氏明之後。至誠、義助、裔孫。其他、祠官皆係新田氏遺族。頃之雨至。乃待雨止。辭出。同至誠。至公戰死地。距公所。嘗營燈明寺。十餘町。明曆中。土人穿地。得一鐵兜。其兜有元應元年八月造及銘辭。所謂筋兜者。筋間彫神名。凡三十柱。眉庇有銀象眼。公所被無可疑。萬治三年、

國主松平光通立豐碑。書新田某戰死所。距此二



藤島神社

三町有一小橋。土人呼爲回馬橋。公從是回馬。就戰。史云。公馬中五矢斃。與此異。又有水。相傳洗公首處。呼爲赤川。蓋當時匆卒間。我兵斬公首。與兜共埋之地。敵或獲首。遺兜。我兵埋兜。以使敵不知。爲公屍也。故敵初不知。爲公及洗其首。始知爲公也。則此地爲公死處。且土人所傳亦可取信云。當

伊奢沙別命
御食津大神別名

港市
敦賀

時所謂高經所陣黑丸者在燈明寺西相距十餘町此間平田渺渺亦無一小阜即回時雨又至。廿六日陰拜氣比神社社祀伊奢沙別命入朱華表及隨身門又有四脚門入焉有幣殿本社頗為宏麗社東數百步有角鹿社老椎三四樹蔽社一椎大可蔽牛半身朽枯蓋五百年外物也回出港市港灣東岸諸山連綿中有一山是為金崎故城尊良親王新田義顯自刃之地攀小徑數町始至焉城一面臨海及坊市三面溪谷窈窕與諸山相絕天然堅城也上有一小祠祠後少登有平地壘

武田耕雲齋
名正生、稱伊賀守。水戶藩士。慶應元年二月歿。年六十二。

址也云西望港上街市連棟松林環繞北則敦賀灣蒼波連天壘址北山近年發古墳中有石槨或云尊良親王塚下山又西出坊市至松原展武田耕雲齋諸子墓諸子皆我舊同藩人千里轉鬪至此力竭納降就死亦可哀然至今日則朝廷褒其忠祀為松原社可謂死有餘榮矣歸旅舍束裝乘汽車發敦賀

三三 湊川之戰

日本外史

延元元年四月足利尊氏大舉東犯水陸並進義

一敵將
藥師寺十郎次郎也。

軍先鋒過而東。義貞拔軍循之。而尊氏全軍已上。和田崎矣。正成顧謂正季曰。我腹背受敵。不可遁也。先破前者。而後接背者。如何。正季曰。然。於是兄弟並突入陸軍。七離七遭。欲獲直義。直義馬傷而墜。我兵垂及。有一敵將。遮鬪而逸之。尊氏亦分兵來援。包我軍後。正成兄弟回馬當之。血戰十六合。盡亡其騎。所餘七十三騎。乃走入湊川。北民舍坐。釋鎧身被十一創。顧謂正季曰。死而何爲。曰。願七生人間。以殺國賊。正成欣然曰。是獲吾心。耦刺而死。正成年四十三。宗族十六人。從士五十餘人。悉

死之。

乃父。乃祖。乃公。乃至。

乃今

三四 題楠公訣子圖

賴 襄

海甸陰風草木腥。

史編特筆姓名馨。

一腔熱血存餘瀝。

分與兒曹灑賊庭。

三五 宿生田

菅 晉 帥

千載恩讎兩不存。

風雲長爲弔忠魂。

客窓一夜聞松籟。

月黑楠公墓畔村。

菅晉帥、號茶山。備後人。文政十年歿。年八十。

三六 四條畷之戰 日本外史

其一 朕以汝爲股肱

楠正行在金剛山、漸保聚義故、時出兵攝津、遂進逼京師、尊氏大懼、乃發二十餘州兵、以高師直統諸將帥、以擊正行。正行與弟正時、率諸宗族、詣行宮、因中納言藤原隆資、上言曰、先臣正成、嘗以微力、挫強賊、以安先帝宸憂、及天下再亂、逆賊四襲、遂致命於湊川。臣時年十一、命歸河內、囑以收合餘燼、報復國讎。臣年已壯矣、而稟性羸弱、常念不及今力戰、以有待之身、罹無虞之疾、上爲不忠之

藤原隆資
正平七年戰死於男山。

凡夫

曩日兩捷

正平二年、楠正行與賊將細川顯氏、山名時氏等戰于譽田林及天王寺、大捷。

臣、下爲不孝之子。而今賊渠帥大舉來犯、是真臣致命之秋也。非臣獲彼首、則授臣首於彼。臣生死決於今日。切希得一拜天顏而行。隆資入奏、帝揭簾臨視將士、前正行、勞之曰、曩日兩捷、大殺賊勢、甚慰朕心。朕深嘉汝世忠。今賊悉銳而來、真安危之決矣。雖然、兵之進退、貴於從宜。朕以汝爲股肱、汝其自愛。正行俯伏、垂淚而出、辭訣後、醍醐帝廟、題族黨百四十三人姓名於廟壁、然後上途。帝使隆資援之。

其二 北向而斃

四條畷
在河內國中河
內郡。

正平三年正月、北軍至四條畷、分爲五隊、四隊在
 前、左右相向、而師直中軍遙居其後、兵凡八萬騎。
 正行使隆資制賊前軍、而自將三千騎、直指其中
 軍、賊前隊馳而遮之、正行以先鋒擊破而過、賊隊
 又至、與我後軍戰、我後軍終敗走、正行不顧、以三
 百騎直前、賊將細川清氏、仁木賴章等、更進遮鬪。
 正行盡破之、乃聚其騎、馬皆重傷、乃舍馬、踞隴而
 餉、賊衆環視、不敢迫、開其走路、皆合於中軍、正行
 餉畢、起謂衆曰、必與師直決死、進衝其中堅、我兵
 殊死戰、無不一以當百、賊軍披靡、正行進逼師直。

師直、臣僞稱師直死、正行大喜、拋首于空、而手承
 者三、軍士有告其實者、正行投頭于地、蹴且罵曰、
 唉、汝亦無雙國賊矣、已而曰、其勇可嘉也、自斷袖
 裹首、置隴上、復進索師直、望見其幟、欲追之、正朝
 曰、彼騎我步、不可及也、不若佯走誘之、乃與殘兵
 五十餘人、負楯以北、師直不肯追、令其裨將以數
 百騎尾擊之、正行大呼返戰、追走復逼、師直相去
 數步、而我兵自晨至晡、三十餘合、力索莫能起、正
 行注目於師直、勉衆前進、敵連射之、正行身被箭
 如蝟、乃呼曰、已矣、勿爲賊所獲、與正時相刺、北向

天皇陛下下りませら下り時御歌

とてせに
なごうまも

あらぬ身の
かりの契を

いかで結ばむ

楠正行 節
楠五郎 歌

(接直)ノモルヘカツ=君=臣臣
ノモイナカツ=君=民民

而斃。年二十三。餘兵皆自刃。駢斃。和田賢秀正朝弟也。獨混敵卒。伺擊師直。楠氏卒湯淺者降。在賊軍。識見賢秀。從後斬之。賢秀瞋眼視湯淺。湯淺懼。後獲疾死。正朝欲還奏狀。有一賊呼曰。忍獨亡乎。正朝笑而返之。賊乃走。如此者數。賊數騎至。正朝遂死。於是百四十三人悉死之。

三七 格言四則

為人臣者殺其身有益於君則爲之。(禮記)
勁松彰於歲寒。貞臣見於國危。(文選)

○貞臣與國同憂樂。無僥倖功名之心。與希望爵

賞之意。(八家文)

千人同心則得千人力。萬人異心則無一人之用。(淮南子)

三八 嚴島

大八洲游記

十六日晴。買船赴嚴島。島距岸十餘町。順風揚帆。島岬左右張翼爲灣。灣中有大社。殿宇宏壯。如泛水上。而島上峰巒層重排列。老松鬱々。中有一峰最高。半露石骨。本社即在其下。遠望之。縹緲芊綿。

*買賃金ヲ出
ミナノ来ル

十六日

明治十八年七月。

天文
後奈良天皇年號。

如_レ屨樓現_ニ於海中、景色秀麗。故世以_ニ嚴島及松島、
天橋立爲_ニ本邦三景。嚴島周回殆_ハ八里。天文中、毛
利元就誅_ニ陶晴賢、即此島也。有大華表、峙_ニ立海中。
本社亦潮滿爲_ニ海。社祀市杵姫、田心姫、湍津姫、三
神。皆天照大神子也。社前有_ニ幣殿廻廊、長九十餘
丈。社殿宏麗罕_レ匹。社東北有_ニ客神社、亦爲_ニ壯麗。祀
天忍穗耳尊、天穗日命等五神。亦有_ニ廊廡、達_ニ之於
本社。余之至也、潮適落。下船出_ニ客神社、旁過廻廊、
至_ニ本社前、祠官數人環坐拜殿、頗爲_ニ嚴肅。蓋此社
之闊大、始_ニ於平清盛。清盛爲_ニ安藝守、崇奉殊盛。奏

凌雲閣

*願立_ニ五願

賽(貝)

阿智木
在安藝國佐伯郡。

朝廷

請脩葺、窮極莊嚴、以至今日也。拜畢過_ニ廻廊、出_ニ本
社後。社後有_ニ楓谷者。溪流自_ニ山腰流出、危巖巨石、
聳立水中。溪流湍激、有一橋架_ニ之。老楓交蔭、蔽_ニ虧
日影。眞爲_ニ仙境。唯水心或崖頭、設_ニ亭引客、凡二十
餘所、却覺_ニ殺風景。乃去至_ニ千丈閣、實非_ニ閣巨堂也。
縱二十五間、橫二十間。太閤征韓役、建立_ニ賽宿禱
云。堂上凭_ニ欄眺觀、內海及藝州海岸、皆在_ニ聘望之
中。風色殊爲_ニ妍美。其旁有_ニ五層樓、亦頗壯觀。船人
艤舟待_ニ乃上舟。時風起、船頗飄蕩。橫風揚帆、雖不
似前時、亦不用_ニ楫櫂、截波而進、達_ニ阿智木。

三九 嚴島之戰

日本外史

其一 仗大義討賊

天文二十年、大内義隆爲陶晴賢所弒也、臨終遺書囑元就曰、吾不幸爲賊臣所弒、吞恨入地、非卿誰能復我仇。元就覽書流涕曰、吾受大貳恩眷、雖無所囑、猶欲爲復仇。况有是乎。諸將曰、彼凶焰方熾、未可與爭衡。宜內養威力、外示柔弱、觀釁而動。元就從之。二十二年、元就會諸族屬、議討晴賢之謀。隆景進曰、宜請之天子、仗大義討之。則人心所嚮、無不克矣。元就曰、善。乃上書得討晴賢詔、移書

大貳 義隆爲太宰大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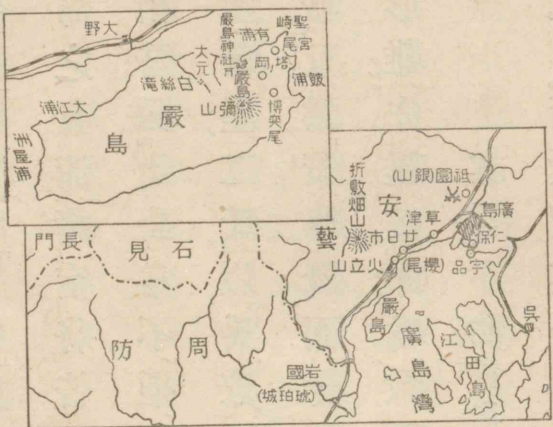
豐(酉)

隆元 輝元

隆景

*應仁 二百年 春秋 無義戰 戰國

遠近。二十三年五月、元就與諸子將兵西出、取銀



嚴島戰圖

山草津、櫻尾諸城、遇陶氏兵于折敷畑、擊破之。陶氏骨骸將有江良興房守琥珀城。元就縱反間言、興房遂檄周防長門、誅興房。遂檄周防長門、豐前、筑後、石見、發兵東下。元就聞之、與諸子密

謀曰、彼兵不下三萬、必首攻櫻尾、草津。我悉衆援

即若

之、不過五千人。勢力懸絕。與戰平地、不可克也。爲今計者、宜城嚴島、誘而蹙之。弘治元年五月、城于島之有浦。諸宿將皆諫其不可。元就弗聽。諸將皆相言曰、此公常不拒諫。今何乃爾。六月城成。命己斐新里二氏、以兵數百守之。使草津櫻尾仁保諸城、互爲策應。既而聲言、吾悔不聽老將言。嚴島地形難守。難援。即爲敵有。諸城從陷。吾計莫失於此。

其二 貽書指陳順逆

九月、晴賢留其子長房于若山、而自統騎卒二萬、戰艦千餘艘、至岩國。議戰所嚮。大和興武曰、先拔

吉田
元就居城也。

櫻尾、則諸城不攻而陷。弘中隆包曰、請分兵一攻櫻尾、一備其援路。彼不敢出。出則與之相持、而遣輕兵擣吉田。彼進退失據、不血刃而可取。晴賢曰、吾欲先取嚴島。城脆將弱、而不便於援。聞元就甚悔之。吾取以爲根據、分兵攻諸城。是萬全策也。隆包曰、彼眞悔之、必不宣言。宣言者得非以餌我乎。晴賢猶豫未決。故櫻尾城主降在賊軍中。與己斐新里相識。元就令二人貽書指陳順逆。暴晴賢罪惡、極其醜詆。晴賢覽之大怒。元就又令桂元澄詐送款約。俟元就渡海赴援、以城爲內應。晴賢乃決

〔得非……乎〕

桂元澄
櫻尾城主。

土豚
所謂土俵也

欲見加誅
被ラレ

史肉

意攻嚴島。十月，晴賢建牙塔岡，燒民舍，布陣。舟艦櫛比，喊聲震海。城兵嬰壁堅守。賊有鳥銃七口，櫓楯不支，積土豚扞之。晴賢遺書元就曰：公爲先大貳，欲見加誅，不敢逃避。聊以水陸軍三萬陣于嚴島。公能來乎？元就聚將士示之。將士皆有懼色。元就笑曰：使賊所言信，則吾大克矣。衆問故，曰：其地迫狹，彼側肩躡足，不便進退。兵愈衆，而鋒愈鈍。我以死士數千衝之，克可必也。乃使穴戶隆家留守吉田，而自率精兵三千餘人，南行至草津，與晴賢隔海而陣。國內諸豪意其必敗，多稱病不從。

慣閑
習

其三 天助我也

初伊豫有能島，來島二族。閑水戰，晴賢元就並招之。二族以三百艘來屬元就。元就勞之，往問城中消息。賊四鑿地道，樓櫓殆覆，以大索維持之。元就移陣，火立山，晦日盡返。老弱輜重于草津累累不絕。賊望見以爲我收兵也。於是元就令諸將士人以二條布約袖佩，一日糧，約暗號。比暮上船，會大風雨。士卒震怖，請俟風定。元就曰：天助我也。令皆滅篝火，揭一燈于牙船。諸軍認之，破浪而渡。既濟，返舟北岸，以示必死。遂上博尾崎，直出塔岡背。隆

牙營
本營也。

景別率伊豫船兵出其面。賊恃風雨無警邏者。穿賊艦而入。賊或誰何。浦宗勝大聲答曰。筑前兵應徵來矣。辟船而達。稍稍上岸。兩隊皆陣。天將明矣。元就命吹螺鼓。乘高下擊賊。諸軍大驚。爭萃其牙營。營壘咽自相擊刺。元就大呼曰。進。諸將士破柵而入。賊兵遂大潰。晴賢咄嗟。退走者不能過也。賊爭舟而遁。溺死數千人。晴賢肥大。不便行步。從者扶掖。至海岸求船。不復覩一隻。遂自殺。隆包以殘兵百餘。棲巖洞中。元就惜其才。使人說降之。不肯而死。已而獲晴賢首。元就嚴建旗鼓。奮鞭指其

洞雲寺
在佐伯郡觀音村。

首曰。弒逆之報。乃嬰天誅。今何如也。諸軍揚凱。元就留嚴島。十一日。引兵返小瀉。葬晴賢首于洞雲寺。

四〇 大久保彦左

其一 佳 謔 汁物 近古史談

外廳
溜室
側 缺
ひは

幕府有饗禮。進鶴羹。適大久保彦左謁焉。照公命賜之羹。彦左退坐外廳。換幾椀。喫之。復入謝曰。小人飽嘗君之羹。為賜多矣。然臣家亦自不少此物。公曰。汝薄祿之家。安得有之。彦左曰。且勿疑。臣將

菘
謂唐菜。

厨
厨

監察
大目付。

以明日獻之。翌日盛青菘於白板盤，堆積如山，自捧以獻焉。曰：昨日所賜臣，即是此也。但此物，臣家呼做菘，君之朝，則特謂之鶴耳。公笑而納之，乃命左右讓厨人（主人）樹（樹）。

其二 剛直

昭代記

忠教睥睨權貴，足未嘗踵執政之門。松平信綱使監察秋山正重諷之曰：翁之蒙優遇，天下所知。誰責其禮法。雖然，執政者代上而行令者也。敬執政，即所以敬上也。翁雖老，而列在朝，何不時候執政之門，亦奉上之道也。忠教曰：諾。某亦念之。然我往

苞苴
苞通包，苴藉也。

彼來禮之常。我往亦勞彼也。且今媚權門者，爭以珍奇為獻。吾貧不能得貨，故不敢。然子幸見誨，謹奉教。忠教謂此必信綱使之。於是苞苴蔓菁數十根，一奴負而從之，先踵信綱門，呼曰：大久保彦左為諂諛來家貧無以致奇珍，不腆圃菜，敢進左右。以苞苴置諸階，泥土狼藉，謁者大駭，以為狂人，不敢通之。忠教曰：權門勢家珍異日至，寒士野菜何足進。公等不通亦宜也。請持去，徐自收之而去。他執政皆如之。最後詣正重曰：前日幸受教，故今悉候諸公之門，敢致不腆之賂。然諸公不受，請致諸厨。

下。乃置而去。後執政會公堂談及此事皆大笑。

四一 甲越之戰

日本外史

其一 擊斫信玄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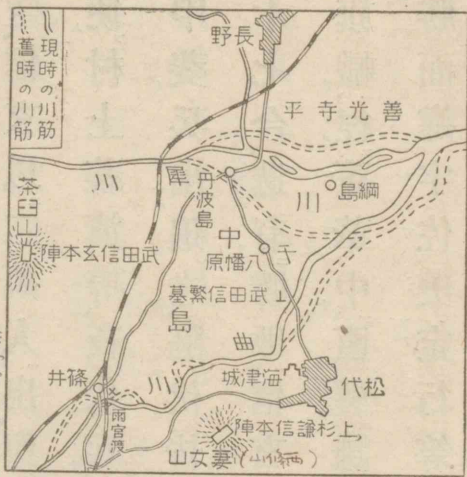
天文二十二年五月村上義清與高梨政賴等自
信濃來投請謁謙信言曰僕等爲武田信玄所侵
凌容身無地側聞公威名願賜一下手救援謙信
曰諸君豈爲人下者而來託於我是知我也我今
略定內亂念賀越吾父讎常欲屠此二國遂樹幟
京畿是吾素志耳雖然遇知我者而不爲出力非

十日
十一日
十二日

緬緬

丈夫也二十三年八月謙信將八千騎入信濃曰
吾此行必與信玄親戰決雌雄耳進渡犀川陣既
望信玄以二萬人出與之對固壘不出間日謙信
使村上義清等夜伏兵而曉出采樵者近甲斐壘
甲斐兵出追之陷伏皆死諸隊隨出乃大戰終日
十七合迭有勝敗信玄潛下令張緬犀川而渡伏
旗幟徑蘆葦中直襲謙信麾下麾下潰走信玄乘
勝而進宇佐美定行等以手兵橫擊破之擠之於
河信玄與數十騎走有一騎黃襖驪馬以白布裹
面拔大刀來呼曰信玄何在信玄躍馬亂河將逃

騎亦亂河，罵曰：「豎子在此乎？」舉刀擊之。信玄不暇拔刀，以所持麾扇扞之。扇折，又擊斫其肩。甲斐從士欲救之，水駛不可近。隊將原大隅槍刺其騎，不中。舉槍打之，中馬首。馬驚跳入湍中。信玄纔免。武田信繁聞信玄危，返之呼騎索戰，戰死之。是日兩軍死傷大當。而信玄被創，夜收兵退。後獲越後捕虜言，嚮騎乃謙信也。



武田信繁 信玄弟

川中島戰圖
隊將原大隅槍刺其騎，不中。舉槍打之，中馬首。馬驚跳入湍中。信玄纔免。武田信繁聞信玄危，返之呼騎索戰，戰死之。

摩下——指摩。 摩擦——肩摩。 磨礪——琢磨。

其二 前逼信玄麾下

謙信之攻小田原也，北條氏使使請信玄，北侵越後，以牽其勢。信玄乃令高坂昌宣焚掠疆上。謙信大怒，永祿四年八月，復出信濃，壘于西條山。堰水為池，以備貝津敵。信玄與義信將二萬騎來陣，兩宮渡，以絕其歸路。越後將士說曰：「利在速戰，謙信不肯居三日。」信玄收兵入貝津，以瞰謙信。謙信自若也。信玄謀曰：「謙信蓋待吾變，不動其軍也。吾伏兵河中，而別軍自貝津直往，攻西條，則謙信無。」

永祿 正親町天皇年號。
奇戰——謙信
正戰——信玄

勝敗、必引兵北歸。而吾承敵鏖戰，謙信可擒也。越後謀者報曰：甲斐軍出貝津南行矣。謙信召諸將問計。直江實綱曰：彼國內有變。故乘夜引去耳。當邀擊之。宇佐美定行齋藤朝信曰：不然。彼蓋爲一軍，欲及吾踰河夾擊之也。語未畢，謀者又報曰：甲斐軍渡廣瀨，上河中陣矣。謙信謂二人曰：如汝言，吾將出其意外也。乃置疑兵山上，而全軍銜枚縛馬舌，渡兩宮渡。遇武田氏斥騎十七人，盡斬之。進壓信玄軍而陣。使本莊繁長、色部長實等將二千騎陣筑摩河岸。甲斐別軍已向西條山。信玄俟報

至曉，曉未辨人色。見謙信牙旗在前，諸將皆失色。越後軍鼓而進，聲震地。信玄不暇易其陣，以弓銃力拒。謙信常憾向斫信玄而不遂也，欲必決死。自抽牙兵前逼信玄，麾下潰亂。赴犀川荒川，伊豆逼擊信玄。信玄脫走，謙信追之。義信以二千騎尾謙信。後甘糟景茂等擊走義信。謙信既克，休止傳餐。義信又以殘兵返襲，敗之。斬越後將志田義時以下數十人。謙信執槍親鬪。本莊繁長等來援，復擊走義信。或說貝津敵夜出，乘我疲，宜急收兵。謙信不肯，背犀川陣。次善光寺三日，遣使信玄，欲

再決戰。甲斐將士又有請焉者。信玄皆弗聽。遂引兵歸。

四二 題不識庵擊機山圖 賴 襄

鞭聲蕭蕭夜過河。

曉見千兵擁大牙。

遺恨十年磨一劍。

流星光底逸長蛇。

四三 春日山懷古 大槻清崇

春日山頭鎖晚霞。

驂騮嘶罷有啼鴉。

憐君獨賦能州月。

不詠平安城外花。

大槻清崇字士廣，號磐溪。仙臺人。明治十一年歿，年七十八。

疑塚

魏曹操疑冢七十，在漳河上。恐人發之，作疑冢，使不知其處。

三日 明治十五年九月。

四四 武田信玄 大槻清崇

驚倒暗中跳銃丸。

野田城上笛聲寒。

誰知七十二疑塚。

不似一棺湖底安。

四五 川中島 大八洲游記

三日，買車赴西條山。至犀川，奔流如箭，岸澗水淺。川心有沙洲，蘆葦叢生。假設板橋架之。洲上有茶店，可憩。又度一橋，達丹波島。二橋長各三四百間。從此南，所謂川中島之地，屬更科郡。以其在犀川、千曲川兩間，呼為川中島。即武田、上杉龍戰虎爭

沮洳
下濕之地。



即_チ海津_ツ城_{ナリ}高阪昌宣_ノ所守_リ後爲_ニ眞田侯_ノ治城_ト初武

之地_{ナリ}島中_ニ今有_ニ二十餘村_ト別無_シ地名_{ナリ}川中島_者蓋_シ
古者兩川間之沮洳_ト後世開_キ
墾爲_レ田_ト竟爲_ニ聚落_ト也_ト自_リ丹波_ノ
島_南赴_ニ篠井驛_ト是爲_ニ北國_ト大_ノ
道_ト余左折過_ニ田圃間_ト有_リ八幡_ノ
原者_ト古墳累累_ト即埋_ニ戰死者_ト
之地_{ナリ}渡_ニ千曲川_ト橋_{ナリ}比_ニ犀川_ト水_ト
流稍緩_ト無_ニ復沙洲_ト過_ニ田圃_ト十_ト
餘町_ト出_ニ松代町_ト町南有_ニ城址_ト

霜臺公
謙信、爲_ニ彈正大
弼_ト故曰_ニ霜臺公_ト
霜臺、唐官御史
大夫別名。

田氏築_キ此城_ヲ以待_ニ北兵_ト故當時呼_レ云_ニ待城_ト後遂改_メ
松代_ト松代待城_ト國音同_ト過_ニ坊市_ト舍_ニ車_ト赴_ニ西條山_ト山_ト
乃_チ埴科_ノ山脈_ノ支出者_ト霜臺公_ノ置_ニ陣地_ト土人猶說_ク其_ト
尤高而坦處_ト爲_ニ公牙營_ト其山背_ト柿崎景家_ノ所陣_ト其_ト
東隔_ニ圃_ト有一高岡_ト直_ニ江兼續_ノ陣址_ト距_ニ海津_ト十七八
町_ト距_ニ武田氏所陣_ト兩宮_ト渡_ニ一里半_ト兩宮_ト渡_ニ距_ニ八幡
原_ト亦同_ト登山_ト町餘_ト有一社_ト又少登_ニ有_ニ招魂社_ト社後
有_ニ戊辰死_ニ國事者_ノ墳_ト山上眺矚_ト最佳_ト千曲川_ト遶_ニ山
趾_ト東去_ニ川北_ト即_ニ川中島_ト其西有_ニ兩宮_ト渡_ト東則_ニ海津_ト
二雄躍_ニ馬角_ト逐_ニ之地_ト今皆雲散_ト鳥沒_ト不知_ニ何地_ト感

慨懷古不能去

雲散鳥沒。

子來。

蟻集。

一鐵

一作二徹。名長通。

茗讖

所謂茶湯之會。韓愈藍關詩

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貶潮州路八千。欲爲聖明除弊事，肯將衰朽惜殘年。雲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知汝遠來應有意，好收吾骨瘴江邊。

四六 稻葉一鐵

近古史談

稻葉伊豫守一鐵，既服從織田氏，而信長意未釋然也。乃設茗讖，延之茶室，竊使其臣三人，託伴接以圖之。一鐵從容入室，朗誦壁間所挂詩曰：雲橫秦嶺家安在，雪擁藍關馬不前。三人就問其義，一鐵分解並說其典甚詳。信長隔壁傾聽，忽然走出，謂一鐵曰：我初謂汝一武勇男

三國

駿河・遠江・三河。鷺津・丸根・大高。並在尾張知多郡。清洲。在尾張西春日井郡，信長居城也。沓掛。在尾張愛知郡。

四七 桶峽之戰

日本外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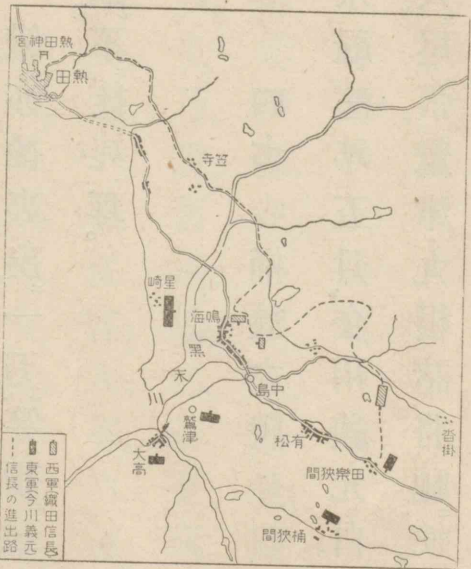
子也。今乃知其有文學如此，猜疑之心頓消矣。一鐵頓首而謝。於是命三人各取匕首於懷，以示之一鐵，亦袖裏出一刀，笑謂三人曰：今日之事，僕亦期不徒死耳。

永祿三年五月，今川義元自將三國兵四萬五千，入尾張。鷺津・丸根諸將馳使清洲告曰：義元昨日至沓掛，今夜將運糧大高，而且攻兩城也。信長召將士言曰：先君有言，隣國之來犯，苟有遲疑，我將

士且變志當亟出迎戰。吾不敢背先君之教。明日將一戰決勝敗也。與吾同志者努力。因命與飲酒。

古謠

幸若舞敦盛一人間五十年。げてんのうちを比ぶれば、夢幻のごとくなり。一度生を享け、滅せぬものゝあるべきか。



桶峽戰圖

鞭而出騎能屬者十餘人。比及熱田祠得千人。自祈戰勝。陰使祠官鳴甲于龕中。信長顧軍士曰。神

兩城
鷺津・丸根
林通勝
信長傳

梁田出羽
名政綱

助我也。乃取山路。行收諸城。兵凡三千騎。東望見兩城。火起。將士逡巡。信長益鞭其馬而進。林通勝柴田勝家池田信輝毛利秀高扣馬諫曰。彼衆新勝。以寡兵犯之。立覆沒矣。信長厲聲曰。汝輩且聞吾言。吾非妄意進犯之也。敵納糧。大高終夜不息。今亦拔兩城。其兵罷極。而義元侮我。不復設備。吾乘是時。出其不意。可一戰而擒也。梁田出羽進贊其計。曰。敵拔兩城。未更其陣。中軍必在後。我直襲之。義元可獲矣。信長乃伏旗鼓。循山而馳。至於桶峽。瞰視義元營。信長欲下馬接戰。森可成曰。衆

寡不敵。宜騎而突之。信長曰：善。乃馬上揮槍，先衆馳下。會大雷霧雨昏黑，我兵鼓譟，斫營而入。敵衆大驚，擾亂不知所出。服部小平太進入幕中，薄義元，義元拔刀擊其膝。毛利秀高刺義元，斬其首而出。駿河軍遂大潰。信長追擊，斬其精騎二千餘級。乃賽熱田而還。士女夾路迎觀。信長揭義元首于馬前，凱旋清洲。大高杢掛諸城皆解走。信長以此名聞天下。

四八 信長勤王

日本外史

三好氏
長慶範長。
松永氏
彈正久秀。
截(七)

當此時，足利氏大衰，三好氏、松永氏專京畿之政。而七道將士各據其國，迭相爭奪。信長慨然有戡定天下之志。初，尾張人道家某與京師人立入宗繼者相識。宗繼爲左京亮，自父祖居京都，多田業供御，乏絕，每取給焉。嘗說中納言藤原惟房曰：方今天下大亂，宮闕頽敝，供御之邑盡爲武人所占，而以臣視之，其勢非得天下豪傑不足以定天下之亂。聞尾張有織田信長者，年甫二十，割據東國之咽喉，能以少摧衆，是其人必有絕世之才。君盍奏請綸旨，囑信長以撥亂反正之事。惟房畏憚，內

鏡室

謂內侍所。奉安八咫鏡、內侍護之、故曰內侍所。又稱賢所。

外不敢決。宗繼再入說之曰：事如漏泄，臣獨任其責。帝探鬪鏡室決計。永祿三年十月，惟房宣言：天子感異夢，將奉幣于熱田。乃使宗繼及磯貝久次、齋密旨赴尾張，因賜信長以御用合香館道家氏信長獵歸，過道家。道家告以故。信長乃沐浴更衣，出見宗繼。宗繼宣達勅旨。信長謂宗繼曰：吾聞天子天下之君，宜自我共職焉。而今反辱使命，加以寵貶。吾何以堪之。當藉天威以夷凶徒，不日入朝，竭力圖報。於是日夜議西上之策。

論旨——垂綸。 人倫——絕倫。 論旨——爭論。

四九 本能寺

賴 襄

本能寺

在京都六角油小路。

老坂

山城大枝越別稱。又曰大江山。

本能寺。溝幾尺。

吾就大事在今夕。

菱粽在手，併芟食。

四簷梅雨天如墨。

老阪西去，備中道。

揚鞭東指天猶早。

吾敵正在本能寺。

敵在備中，汝能備。

五〇 秀吉大志

日本外史

秀吉以桐爲號，以金瓢爲馬表。每一捷，加一瓢。曰：吾必積至千矣。因稱千瓢。織田氏之出軍也，桐號瓢表，敵望而避之。天正五年，信長以秀吉爲西征

敢不...
不...
不...

森

河內守。

矢部

善七。

福富

年左衛門。



像 吉 秀

大將、使取播磨以自封。十月、秀吉入辭。信長授以記職。曰、功成則舉中國。予汝。汝遂進取九州。若其援師、當依請遣之。秀吉拜而對曰、君不以臣鄙陋、舍勳舊、諸將而命大任於臣。臣敢不竭力。臣辱記職之貺。是君使臣得專制也。討叛撫服、臨機制變、以定中國。在臣度內耳。君之近臣、森矢部福富、諸人積功累勞、未有所報。中國已定、願以封此輩。臣則直進乘勢、遂下九州。九州下、則願賜

板倉勝明、字子赫、號節山、安中藩主。安政四年卒、年四十九。

閻羅

閻魔王也、司

地獄審判。

丘言

丘里之言也、古者四井爲邑、四邑爲丘、五家爲隣、五隣爲里。

其一歲之入、蓄糧仗、造舟艦、濟海入朝鮮。君欲賞臣功、願以朝鮮爲請。臣乃用朝鮮之兵、以入於明。庶幾倚君威靈、席卷明國、合三國爲一。是臣之宿志也。信長笑曰、秀吉又復大言乎。遂許便宜從事。

五一 白石抱負

板倉 勝明

先生、傲儻不羈、自負膽氣。嘗慨然歎曰、大丈夫、生不得封侯、死當爲閻羅。既而折節讀書。都下富人河村瑞賢、欲妻以女。且請以三千金所買地爲勤學資、令其男說之。先生曰、子亦聞丘言乎。昔有小

前田玄以

名宗向。初爲

山僧。仕秀吉。

爲五奉行一人。

慶長七年卒。年

六十四。

義滿故事

應永二年、後小松

帝幸於室町第。

義教故事

永享九年、後花園

帝幸於室町第。

天皇

後陽成天皇。

蛇在潭上。人微傷其顛。俄而風雨晦冥。忽失所在。而有_三大龍死_二于他山。龍即嚮所傷小蛇。而其_レ痍幾一尋許也。子翁今欲妻某。是傷小蛇也。後來興家之日。其痍豈小哉。遂不從。

五二 聚樂行幸

日本外史

天正十四年二月、內野第成。命名聚落。秀吉將請_二天子幸焉。率_二諸侯朝之也。十六年正月、遂奏請_二臨幸。時承大亂之後、典籍殘亡。乃令前田玄以與公卿雜議。用足利義滿、義教故事。四月十四日、天皇

五常樂・太平樂
並唐樂也。

牧伯
謂諸侯。

幸聚樂第。關白秀吉率文武百官扈從。扈從者蓋新典也。遠近縱觀。父老或有流涕者。曰。吾儕聞有_二行幸之儀久矣。今得親觀之。即日行享禮。使伶人奏_二五常太平諸樂。明日秀吉早盛服出。侍于御座之右。盡召天下牧伯。使列於前。內大臣信雄。大納言家康。大納言秀長。中納言秀次。左近衛中將秀家。右近衛少將利家。侍從元親。侍從義統以下。以次而進。盟曰。奉戴皇恩。竭力王事。莫敢或怠。皇家之邑。莫敢或侵。侵者相共誚責之。戒囑子孫。莫敢或渝。關白所令。事無大小。莫敢或不奉。所違斯盟。

其祿
神祇所下之福也。

賡(貝)

續歌也。

上皇

正親町上皇。

湯沐邑

以其賦租供湯沐之費也。

者六十六州神祇大罰殛之覆其國家莫能享其祿。明日宴諸牧伯。天皇賜歌。關白以下皆賡之。車駕駐五日。還宮。秀吉以京師戶稅奉供御。以其戶租爲上皇湯沐邑。以近江高島郡充廷臣采田。凡金帛珍貴之獻。前後無算。

五三 格言四則

禮。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左傳)

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也。(孟子)

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易經)

作德心逸日休。作僞心勞日拙。(書經)

五四 花房職之

近古史談

小田原

北條氏之居城。

嘔啞

管絃之聲。

〔燕樂是耽〕

關白圍小田原。五閱月。未能降也。偶有客過軍營者。時燕樂方作。鼓笛嘔啞之聲。喧于耳。客大聲罵曰。何物愚將。作此大怪事。今也勁敵在前。不知所以攻之策。而惟燕樂是耽。非愚將而何。衛士呵曰。汝何爲者。醉而顛耶。抑喪心耶。客怫然作色曰。身是浮田氏客。花房職之也。不敢顛矣。又不喪心矣。抑大將在軍。以游惰娛樂爲大戒。而今沈溺如此。

自盡
自刃。

醉顛喪心。大將自道耳。直唾其門而去。衛士忿恚。訴之。奉行長束大藏。時樂局已畢。諸部伶人以次退散。大小諸侯與觀者亦皆將辭歸。大藏投間入。白豐公聞之也。怒甚。遽呼曰。秀家安在。秀家倉皇入謁。則盛氣勵聲曰。汝客花房某。敢嫚罵我。夫匹夫議天子。關白者其罪當大不敬。汝速歸。處之磔刑。否則汝罪亦不赦。秀家恐惶拜命而出。行既數百步。公使人呼返曰。花房言雖可憎。既非面刺。唯刎其首可也。秀家將退。則復止之曰。彼是汝客。非汝臣。宜待以士道。賜之自盡。既而沈吟數回。終謂

秀家曰。卿且少進。孤熟思花房言。亦大有理。顧孤之爲此。未必爲娛樂。其實欲使敵倦於防禦。而速其納降耳。雖然。從征諸將皆畏孤威。不敢出一語。彼乃匹夫而言之。膽略可想矣。昔青砥藤綱。微時牽牛過鎌倉之府。時最明寺時賴盛行。千僧供養會。藤綱笑曰。鎌倉氏法會。水中牛糞耳。府吏聞而詰之。乃曰。方今飢餓之民。不蒙恩恤之典。而徒施諸乞丐之徒。夫牛糞於圃。尙可以滋菜蔬矣。今糞於水。涓滴無益於物。所以比也。時賴感其言。即日擢爲奉行。于今傳爲美談。今花房言。雖失過激。而

孤之明、獨不若最明寺可乎。卿其疾歸、奉花房爲軍師、永留之幕下可也。秀家歸如其言、後果有小田原之捷。

五五 豐公征韓

日本外史

塑像
以土所作肖像也。
名族
賴朝系出自清和天皇、故云。
明主
神宗、姓朱、名翊鈞。

秀吉之在關東也、遊於鎌倉、觀源賴朝塑像、進撫其背曰、若我友也。徒手取天下、唯有吾與若而已。然若承藉名族、不如吾起人奴也。吾欲遂略地至明、若以爲何如。初秀吉聞明主朱翊鈞失政、武備不具、思窺之。其定畿內、以橘康廣嘗諳韓事、擢爲

宗義智
對馬領主。後仕德川氏。

李昭
宣祖也。

阻格
隔止也。言不奉行帝命也。

使者徵朝貢于韓、不得要領而還。秀吉疑其與韓有私、族誅之。及定西海、宗義智送欸焉。秀吉命掌使事、將伐關東、遂遣義智與僧玄蘇往韓。會琉球入貢、秀吉囑其國、求通於明曰、明不聽我言、我當發兵伐之。琉球王尙寧告之明、明不聽。義智至韓、韓王李昭乃使其大臣黃允吉、金誠一隨而入貢。秀吉既至、自伐關東、見韓使者、乃命吏作書以答之曰、日本豐臣秀吉、謹答朝鮮國王足下。吾邦諸道、久屬分離、廢亂綱紀、阻格帝命。秀吉爲之憤激、被堅執銳、西討東伐、以數年之間、而定六十餘國。

五五 豐公征韓

〔安能……乎〕

斯

語辭。

喝

訶也。作恐喝之辭，以相脅也。

秀吉鄙人也。然當其在胎，母夢日入懷。占者曰：日光所臨，莫不透徹。壯歲必耀武八表。是故戰必勝，攻必取。今海內既治，民富財足，帝京之盛，前古無比。夫人之居世，自古不滿百歲。安能鬱鬱久在此乎？吾欲假道貴國，超越山海，直入于明，使其四百州盡化我俗，以施王政於億萬斯年。是秀吉宿志也。凡海外諸蕃後至者，皆在所不釋。貴國先修使幣，帝甚嘉之。秀吉入明之日，其率士卒會軍營，以爲我前導。因遣平調信、玄蘇與偕。韓王得書，疑懼誠一，以爲虛喝。王使之私饗二人，探其情實。調信

首鼠兩端

鼠性多疑，出穴觀望，一前一却，進退不決，故謂人遲疑者，曰首鼠兩端。

大廳

所謂大政所。攝政關白母氏之尊稱。

那古耶

在肥前。

曰：我主欲通明，明不答禮，故欲伐之耳。貴國盍居間和解之。誠一依違。玄蘇厲聲言曰：今日之議，不得首鼠兩端，不欲講和，乃欲戰耳。因辭訣還。韓始懼，稍修邊備。明亦聞之，申嚴海防。天正十九年夏，秀吉復遣義智責韓王。在釜山旬餘，不得報。怒而還。秀吉志益決。於是奏請遣諸將之國，各具兵食。命九鬼嘉隆造大艦數千艘。大廳聞秀吉赴海外，憂恐至廢寢食。乃議使秀家代往，而自出陣肥前，以爲策應。乃大城于那古耶，建爲行營。十二月，分朝鮮地圖于諸將，部署其所嚮，分西南四道兵爲

八道

慶尙·全羅·忠清·京畿·江原·黃海·平安·咸鏡。

文祿

後陽成帝年號。

八軍以嚮韓之八道。文祿元年二月二十八日，秀吉發京師。或曰：蓋以善漢文者從。秀吉笑曰：吾此行，將使彼用我文耳。四月至安藝，謁嚴島祠，投百錢，祝曰：吾而勝明，面者居多，乃投皆面矣。衆大喜。蓋豫糊合兩錢也。遂至那古耶。諸軍會者凡十五萬人，糧食稱之。於是先遣水陸九軍，發大砲，鬨而揚帆，蔽海而渡。

荻生茂卿名雙松，茂卿其字。號徂徠。江戶儒者。享保十三年歿。年六十三。

五六 寄題豐公故墟

荻生茂卿

絕海樓船震有明。

寧知此地長柴荆。

千山風雨時時惡。

猶作當年叱咤聲。

齋藤馨號竹堂，仙臺人。嘉永五年歿。年三十八。

五七 政宗遣使羅馬

齋藤馨

伊達政宗遣其臣支倉常長於羅馬。以慶長十八年發帆於牡鹿月浦。洪濤大波，備嘗艱苦。凡經八年而歸。日本人至歐洲，以是為始。一行駕日本船，使洋人操之。闔船百八十人，獨支倉得歸，奉呈羅馬法王回翰及諸物。中有法王像。聞法王謂支倉曰：貴邦人不知余面，則見此畫，誰辨真偽？故畫卿像副之。知卿之像真，則又知我像之非偽矣。畫彩

用油、宛有生色云。政宗之窺察外國如此。而終不果其志、惜哉。政宗有詩曰、

邪法迷國、唱不終。

欲征蠻國、未成功。

圖南鵬翼、何時奮。

久待扶搖、萬里風。

五八 林子平

齊藤馨

林子平、仙臺人。倜儻有大志。常見人之飽食暖衣、自安者、以爲是遭變故、則不堪其用也。於是寒素自給、雖糲褸糲食、不厭、自視猶在兵陣。性健步、好遊四方、無遠不至。所過風土之美惡、地勢之利害、

糲褸

謂衣服破弊者。

糲食

玄米飯也。

朶頤

強國垂頤欲食。

弱國也。

鄂羅斯

露西亞國。

三國

朝鮮、琉球、蝦夷。

政刑民俗之得失、皆諳知之。尤注心於邊防。嘗著海國兵談若干卷。大意以爲、西北諸蕃、概以奪地拓境爲務、威力日強。必且朶頤於我。而彼長航海、洪波大濤、視如坦途。我環國皆海、近自日本橋、至鄂羅斯、阿蘭陀、同一水路、無有阻隔。彼欲來即來。而我拱手無備、亦已危矣。必也節國用、修兵備、瀕海要地、設臺置砲、數年而沿岸皆壘、儼然成一大長城矣。然後一旦有變、以逸待勞、庶可無患。而尤可慮者、我南北諸島、委而不顧、彼或據之。是異日之大患也。因著三國通覽、以論諸國之形勢。後及

幕議修邊防、蓋亦有取於其言云。

東照公

元和二年、德川家康薨、明年、建廟于日光。後水尾天皇賜號曰東照。

遊畋

遊獵。

尾張

織田氏。

土井利勝

下總古河領主。

正保元年卒。年七十一。

五九 德川家康

日本外史

東照公爲人、沈毅有大略、用兵如神、而好學求治、愛士善容、處事必規百世之後、自執儉約、不敢驕侈、最重稼穡之事、雖至微細、無不諳知、屢託游畋、以訪疾苦、其爲政、務養士氣、開言路、防巧佞浮華之習、公幼質於尾張、有獻百舌者、却不受、左右問故、公曰、吾聞主將不取小慧者、公嘗欲官一士、問之士井利勝、利勝曰、彼不常來、

不常來
常不來

酒井正親

德川氏世臣、天

正四年卒。

臣、家臣未知其如何、公弗懌曰、汝宰我家、務在訪人材、材者豈肯附權勢、如汝所言、則知恥好義者、將日赴柔媚、知恥好義、國家之元氣也、元氣消亡、國家衰老、其能久乎、昔酒井正親、以神谷某不禮己也、謂我曰、彼真可用者、因請倍其俸、正親爲公忘私、獎勵士風、汝輩何不類焉、公少與武田氏連兵、後講武備、多取其法、或說曰、武田之箭、必甘其鏃、使中人而難拔也、請倣之、公顰蹙曰、忍哉、孰非天下之民、因令曰、德川之箭、必固其鏃、使中人而易拔也。

坂田丈平號警
軒備中人。明治
三十一年歿。

六〇 日本刀

坂田 丈平

日本刀之利、赫然於萬國矣。然懦夫執焉、嬰兒狎
之、弱將執焉、敵國輕之、庸君執焉、夷狄侮之、而亂
臣得以弑其君、賊子得以弑其父、執非其人、果不
可歟。然則恃刀、不如恃人、磨日本刀、不如磨日本
膽也。今也人之不恃、磨之不磨、是非榮辱來襲、而
不知拒聲色貨利來侵、而不知防揚揚然、橫三尺
秋水、一庸夫當前焉、強夫則悍然抗之、懦夫則戰
慄避之、其何問敵國哉。其何問夷狄哉。所謂日本
膽何也。曰仁、曰義、曰忠、曰孝。曰夫仁義忠孝、人之

〔人之不恃〕

固有、而列聖之所恃、以維持世道人心於千萬年。
善磨之、則其光芒威靈、足寒姦賊之心、而禦腥膻
之侮矣。嗚呼、是人也、真可執日本刀也。故藤原氏
能誅入鹿、北條氏能攘蒙古、名和楠氏、諸將能復
王室、是豈非不恃刀而恃人、不磨刀而磨膽之效
耶。不然、赫然日本刀、安知不為亂臣賊子之用哉。

〔安知……哉〕

